太函集

中华古籍保护

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
六月晦廣陵陳侍郎卒
甲三年冬十二月如賜
南府推官大科充渴江
司寇爲公門公而公子
道昆志非司馬承平
宗公子復尒吳叔源者

述公所自著事略系其後凡數千百言道昆故多陳公爲人自昔幸從公弟完同籍乃今先之以贊善申之以吳生即有成言何敢終避遂按事略而爲之志蓋庶幾足徵云志曰故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陳公堯宇敬甫其先通州人生有貴徵鄉先生邵叅政棠則自鏊革奇之矣始在外傳日誦千言齠而舉里塾中就州試高通州鵬得公喜飯公郡齋胠篋授公尚書立盡二三策無所失高入語梱内梱内遣蒼頭召見之蒼頭辟咡語公入見夫人弟叩頭謝公艴然怒叱蒼頭高聞而愈益壯公此其器不小頃之督學使者行縣覆試公大帝之會臚列邑諸生方以次進使者置公坐側則以首卷授公既而目公問何如公不對使者矍然咲曰此不足汝邪退語人曰孺子難下人僅補增廣踰年五而後廩食嘉靖改元壬午公舉于鄉十四年舉進士部尚書試　世廟議公宣言曰尊親宜莫如循禮宗祧之謂何夫以世則　獻宗得　齒　孝宗其昭穆同也異日者祧　孝宗則以　獻宗祔比歲大祫則並出主祫之於禮得矣部尚書當公議卒莫敢持始爲郎則以水部出治清江浦所至審擇便利人至今法之已亥轉虞衡司員外郎尋進

營繕司郎中會　世宗治行宮肇華城公與同舍郎
爲植公力言徵商不便第罷勿徵同舍不以爲然徵
如故比卒事公視同舍省省數十萬緡無何復領大髙
玄殿之役故事諸内豎徒屬悉竄將作籍中公晨入
操籍而名比及期按籍而糈故事内府徵材用部議
率以三之一削之公笑曰此愈削則彼愈騰此直爲
彼狙也公獨操心計通有無用輒鳩工不豫計而事
事辨所省又數十萬緡比論功公獨避舍不入於是
諸同舍皆擢去公僅得賜金壬寅出守台州居五載
治行爲東省第一部使者四上之會貴公子奪婺人

田公不假貸遂中公蜚語量移南安公治南安如治
台州得民愈甚暮月而郡大治事在循吏傳中戊申
轉長蘆都轉運使居五載人人爲公望之公咲曰使
中大夫轉運佐　國家之急何望也故太宰萬公自
南都過公公署公署一新太宰喜曰今有司率以邃
廬視官舍而以磐石視私家君不其然賢矣賢矣尋
轉廣西叅政蓋出太宰云又三年轉貴州按察使時
方程材木取丹砂使者相望于道公獨持議毋罷荒
服以稱　上心丁巳以平寇功　賜金幣戊午轉雲
南右布政使仍轉廣西左布政使公以粤踈遠而法

弛務張之諸宗室必待報而後食祿毋先期諸達目
必籍長子而後支糧毋闌出先是公爲按察宣慰使
安萬銓遣撫州人王天爵貨御史於家御史佯怒萬
銓下天爵吏意屬公釋天爵公寢不行於是列萬銓
罪狀請治之公獨爲之持平無所問及公在粤而按
粤者爲故御史鄉人於其行故御史授之指甫入境
輒笞司吏以嘗公咲曰御史磯我邪乃公直吞雲
夢八九耳御史終不得公隙乃罷公居三年拜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時袁州納賄四方獨言不
識陳巡撫袁州尋敗公歎曰嗟乎余居郡巨室不容
居藩臬部使者將不利比受疆事執政不見知然卒
無柰我何命也六番招討二子爭立其黨各操兵公
檄長子楊承譽襲父官散其黨鄉民以白蓮教上變
境內譸張公逮首事者繩之散其黨雲南土舍鳳繼
祖叛亡入建昌彼中購之千金詔捕之蜀公言滇阻
水終不能加蜀兵藉令兵自蜀興是蜀賈滇禍也卒
按不發繼祖歸蜀吏多舞文率火辟宇滅其籍公廉
得姦狀皆伏誅癸亥轉南京戶部右侍郎尋改工部
兼憲職總理河道比歲水溢奏蠲江北椿草河夫逋
賦三萬緡會黃河由溜溝入漕淤上流數十里費以

萬計者二方議興工適河水出飛雲橋淤悉衝去其後淤沛下百二十里大害漕公遣小艇得古廟碑刀陽湖遂引漕舟悉由湖陵城入即河塞漕如期公已改刑部右侍郎既代輒疏引疾不許已復轉左侍郎遞進者三始得請先是以三品最贈祖純德父尚忠皆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無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祖毋徐淑人封毋邵太淑人內子朱淑人冢孫遇以任子入監嗟乎公拓落守官恒歲久不調卒之都列卿備上典終不以其故淹公人言公不取苟容其操心則長者也出守婦視諸令無勃谿遇群吏嚴吏人人困比歲至纍纍然皆得以無罪行倉掾爲市猾所留公悉遣去皆得再命當在粤御史故嘯公陸川令康建勳行金三百間御史事覺御史出百金發之公庭詰建勳建勳語侵御史急公私計曰即面不諱謂夫已氏何卒留建勳不解御史臺亦終不聞御史當在蜀詔列庶司不肖者以聞公上政府書謂毋已甚其畧曰天之生大賢大不肖皆不數惟中人居多中人有兩端或有志而未諳則受欺或有才而暴施則受忌此兩者罷使之亦可爲賢求之備亦可以爲不肖姑置之以觀其後可也執政不能用聞者以爲讜言

公少從高陵呂先生游既仕卒以文學飾吏治所至輒聚徒講業以故吳粤川濟之士多成材台州立正學祠專祀方孝孺成都專祀故督學儀封王公于大益書院黜故大學士萬安嘗疏請修宋尚書禮治河功宜視陳恭敏得專祀會有疾不果上其議迄今始行公負直方不失跬步比遇形勝未嘗廢游觀南安爲公築醒翁亭于龍屏山則以公當廬陵直不飲耳公喜因號醒翁嘗就里中築紫薇園且將爲方伯菟裘計後八年始家食乃得復葺之公日涉園誓將從此老矣公子又言公自當官臨殺未嘗不哀始入官太

淑人幸無恙自省之郡必奉太淑人行既而太淑人春秋高輒留內子代養公出入西南垂二十載終不以家從及太淑人季年輒力引疾歸養歸七年而太淑人歿公以白首盡哀遇同母弟二人不啻手足公始有產柰何令仲季獨士輒割居室二區負郭之田數百畝則以太淑人命予仲季女兄有子而寡公養之終身從弟元貧給毋錢糊其口鄉鄰有急輒周應之厚報邵叅政公後人久而弗勘歸休十載所部遞疏於　朝天不憖遺公已矣疾既革琅琅語家人曰余藐焉孤不自意得至此乃令飾巾牖下幸得保身

完名猶及見仲以子大壯封員外郎大壯官二千石季舉經術又吾兒理河南非先世寵靈宜不及此第語二子勉矣毋負　國家吾年七十有三瞑可也瞑可也公舉丈夫子一即河南女一人字郡諸生曹昌順河南受室凌氏舉孫子三人孫女二人長孫即遇次述次運其婚嫁皆世家狀備矣銘曰瑟而細行擇地而趨博聞多蓄公則具區歸而山立砥礪廉隅如山藏疾公則岱輿曳踵難進蹜蹜徐徐櫝藏無缺公則璠璵三旌九鼎云胡不居繩繩子姓公則前驅大海爲隍長淮爲瀆析若之華爲公丘木

海寧陳處士暨配王氏合葬墓志銘

海寧查氏陳氏世爲婚姻其先皆出吾郡歲甲戌陳伯子與郊仲子與相並與計偕伯子舉太常第三人出理河間尋以當室奔王母喪又明年則舉喪而祔王父乃持查叅知所爲王父母狀謁志若銘不佞善河間習叅知謹按狀而爲之志昔在永樂陳自歙徙海寧處士父晃毋俞舉子五處士爲中子名經字仕綸幼從仲學爲儒伯兄獨任家秉處士故多病父未之奇年十三會伯兄當部邑賦處士察伯兄有難色釋業請行諸同曹率倚辦之事卒辦父自此多處士

能子使佐伯兄處士既婚得里中王氏伯兄獨手割諸弟產予有差處士無後言躬率王由力作起伯兄遣處士爲縣吏時縣官方厚客奉市私交處士心薄之而歸語王宅日必傅其罪吾黨王曰固也君惡用刀筆爲哉第孝弟力田脩弟子以經術足君事矣於是處士罷爲吏退築室而耕盖徙室者三室浸廣室西南饒美田宅諸豪據之處士顧以然諾傾諸豪多附處士諸豪有急往往從處士出錢居無何田宅悉歸處士既又之海上治鹽筴業益饒而王獨操梱內權攻苦愈甚仲數以豪舉扞文罔處士率盡力借交

解之故韓太史授室里中困飲博處士爲太史具資斧進三十金太史固辭異日無能爲淮陰報處士處士謝曰先生天下士第爲北裝何報也及太史貴終身不復與通歲饑諸惡少聚族而剽處士面叱曰若等皆良家子何一旦作姦惡少挺劒而前將刼處士處士攝袵起曰若等能殺我即死士師不能吾不避若於是諸惡少皆反走旦日蒲伏處士家處士曰嘻何前慓而後靡也皆曰我等幸一逞以嘗處士顧終不能有加退而慙自傷猶將待處士舉火處士笑曰善吾幸而足終不令里巷有饑人遂如券給毋錢謝

罷惡少處士故博洽作書法趙文敏稱詩法杜少陵季年益習形占星曆及少弟令固始伯仲有子舉孝廉者四人處士二子長中漸次中濟皆籍博士處士呫呫自喜竊歎曰往吾婦力贊吾以經術授弟子乃今壹如婦言於是處士不問家獨喜結客諸客以善書善詩善形占星曆至者輒供具盡客驩人言處士故以此薄縣官今忘之矣處士曰否彼以民力吾以歲贏彼以納交吾以適志何不可者縣大夫高處士之義則以鄉射賓之處士匿田間卒謝不往縣大夫上所部授章甫于家處士始一服謝縣大夫終不再

御晚卜埀滓江之曲負坎抱離語妻子曰後此十年歲月日時皆集癸亥即樹墓封乃公矣癸丑某月辰集于房處士以期示家人當捐館舍乃悉出楎椸篋笥召門內外親分給之戒曰明發不可不早來訣質明皆會出婦女于門召孫與郊與相前執其手命曰吾聞陳在異國八世寖昌吾宗自始遷以及爾曹于茲八世世世力善宜必昌且吾少弟若諸子先之業有徵矣昌吾後者其在爾曹言終正衣冠而瞑距生成化辛亥年七十五云越十年封樹如期其兆吉先是處士有女歸諸生徐曒女舉女甥年十二矣會島

夷大入從瞰出走避之及河鼓聲急女屬甥以目甥先女相繼自沈事聞載郡縣志其後處士二子皆即世獨王毋春秋益高人言諸子女先亡視昔盛時門祚異矣傷哉耄也幸自寬毋徐徐應曰即不幸諸子女弃棄棬幸諸孫曾具在乃今爲孫者七人爲曾孫者十二人食指益集且先夫子言之矣待吾孫而大吾門及河間起家毋大喜語家人曰吾後夫于二十年則諸孫以也乃今可以報地下遂以良月終其生長處士者一年亨年九十五矣不佞雅游東海其士翩翩吾郡都上游其士慷慨既多奮發處士季年好客則其俗然視彼波流殆不可同日語矣及其遇諸惡少猶有倜儻之遺風徐氏女若甥亦其烈也卒之泮江得兆庶幾寤寐不忘故鄉固宜吉矣銘曰

泮之陽覽德煌煌來集來翔自天子鄭維以永昌泮之滸爾農爾賈名立士俯昭茲祖武嚮用純嘏泮之澳君子有淑時育王毋壽穀受茲介福泮之濱蔚有聞孫篚羽爾騰拾級爾登予曰有後昆

海寧處士祝子厚墓志銘

海寧祝孝廉紹介而見不佞匍匐請曰以庭不天先子未艾見背乃今將以某月某日奉先子喪殯妙果

山顧以庭疾不及聞死不及歛擢髮有餘辜矣所爲
先子不朽者其惟司馬公之銘往聞祝氏之連周陳
邑中若屈昭景惟是周氏陳氏不佞業已銘其墓矣
其何辭于孝廉無何不佞病凡十挾日病未平使者
相望于門以迫期告不佞無以寔諾責謹力疾按孝
廉狀爲志之銘之志曰嗟乎此海寧處士祝子厚墓
也子厚世家衣花里祖禰遞以進士起家祖萃事
孝宗歷督學進參政禰繼皐事　世廟守司馬尚書
郎辛卯禰量移池陽繼安人高氏舉子有異司馬喜
自負吾先有世德兒當愈益厚之遂以世德命之名

它日字之曰子厚池陽太守侯公雅善司馬試使之
啼笑曰何物寧馨固應父我然而翁亦長者是宜子
寧馨當是時子厚業已有兄而太守未舉子也及卅
讀舍中藏書誦聲琅琅中鳴琴司馬臥聽之喜無何
司馬卒既祥始在外傅胠篋中日千言年十七籍諸
生名隱隱起邵比部經邦以論劾張文忠被譴居常
高視諸搢紳而子厚獨當比部心從之受室嚴太守
寬稱良二千石正色以遇博士諸生得子厚笑大奇
之曰余柰何從諸生而得祝生是且不爲諸生矣會
高安人即世子厚將不勝喪於是乎入而治喪出而

當戶困甚會桀黠奴苦子厚安能復事詩書久乃悔曰孤遘閔凶將不能世其家學即大負吾舅勿恤矣其將如侯公嚴公何乃自梱內謝外言壹意脩博士業時戚少卿元佐居檇李以治易名子厚具舟陳幣以逆少卿里中而授之室北面請曰某故泛駕願受馳驅既而試有司復不利間出其語觀都人士都人士目攝而咲之夫夫咕咕六經殆往而刖耳不有陰符冲虛南華者乎子厚守其師說卒不爲陰符冲虛南華亦終不售諸少年數齮齕子厚子厚輟業應之又疽作將聽命于醫數廢業客說子厚令入貲進上舍他日取墨綬不難子厚撫孝廉咲曰客欲墨吾綬乎異日者恐與吾名俱墨耳不佞幸哉有子即華綬猶將掇之何墨邪遂建樓居居孝廉居孝廉日討而訓之夜分乃寢雞三號語如故以爲常嘗言學者何患不富貴乎顧茲儻來直潮汐一漚耳漚生潮不爲盈減不爲減若減若沒全潮乃見彼儋爵自多則涔蹄也其何以語于汪洋孝廉唯唯丙子孝廉舉于鄉子厚遂移書謝學官去王方伯高其義乃奉令甲令得具博士衣冠檄下有司竟不拜孝廉與計偕而北子厚送之吳門顧謂孝廉若行矣吾欲與若復聽東樓雞聲

可得乎明年子厚病病甚顧命中子以郭毋忘先世遺書遂卒得年僅四十有七耳孝廉既畢試事待命公車越三日忽心動促行返廻望門而見幃堂問考氏飾巾之期即其日也子厚恂恂儒者衣大布若不勝及其遇本宗疏數之親顧多大節事伯兄惟謹歲時扶掖飲花下盡其驩兄子以庠既就鄉辟尋中螯者子厚散橐中裝爲白之久而不平泣淫淫霑枕席叔毋周寡而老迎事于家爲營助子錢既没殯而歸其貸宗人不任徵發有司急治之子厚嘆曰是傴僂者皆吾宗不掠奴則庾奴吾固非饒益終不能以塗人視之乃操書致示諸豪欲吾產者予吾直得直爲代輸公府出宗人即滅家人產者五之三無所問項光祿錫故爲參政甥則自諸子行而善子厚既爲子厚嘗居室不責其償子厚雅謂孝廉終不敢忘疇昔之報及孝廉既樹棹楔相率雪涕拜墓下併歸子毋錢平居惟退讓爲兢兢惡聲不及犬馬遇狗屠馬醫無敢慢往往折節下之顧生未究所施奴不免於妖惜哉子厚生子二人長娶徐比部禾女次聘馮參政皐謨女女三人長適朱副使瑞登子次適董御史學子次適徐比部禾子孫男女各二人狀備矣銘曰孰

爲爾前有祖有禰孰爲爾後有子旖旎中立伊何爾光爾啓爾年未中爾澤瀰瀰爾材未庸庸有濟美妙果一區吉祥墳起誰其銘之大鄣東里宿草爲期王章有斐

明故孫節婦墓志銘

在郡志休寧草市孫偉籍諸生娶於吳吳年十七更十年而偉殀則以二孤屬吳吳守節終身立二孤昌其後迄終老中外無間言隆慶初詔賜節婦粟帛今上紀元丙子秋九月乙巳節婦以天年終益年八十一矣其後得胡文學仲雲所爲狀而知節婦益詳初處士忠護女於孫裝甚具節婦則以夫君儒者吾其爲士人妻遂屏故裝服韋布孫喜自多其得少君云孫故負才有大志下帷而攻舉子業發憤忘勞久之病瘵節婦宵衣而侍湯藥凡三年時伯子文紈生七年仲文繪五年舉一女始孩耳及病革孫執節婦手訣曰吾子貞不難相從地下此直殉名者之爲烈也俱死何爲妻道視臣道同立孤視守死難矣幸吾子力其難者子之年即吾年惟是藐諸孤屬吾子矣節婦爲之飲血屢絕而甦則用夫君命保二孤僅不死即終喪比日哭如是者餘十年及舉家孫哭乃已

孫家世受積著起吳興節婦悉授主計者任之而自
持家秉勇老而好客日從冢婦供具不失舅驩退而
拊諸子女衣餙之而躬自攻苦比年量租入以爲出
一切取諸宮中即吳興歲屢羸秋毫無所預及二孤
長殖愈滋於時里族務紛華以汰相尚而二孤負俗
爲儉其齎用一如中人之家卒致不貲咸毋力也二
孤既舉孫承教承嗣承業業已勝衣節婦語二孤曰
未亡人不天遇若等務姑息顧能食而不能教故若
等不能讀父書祖服之謂何是在諸孫矣於是悉遣
諸孫就學亦既斐然有童季年見曾孫者四後益昌
阜今歲至後一日二孤奉節婦喪殯瑤山之陽則遣
諸孫介仲雲來請曰昔巴婦以彼其富賓于秦庭孫
毋從一而白首終焉其節著矣觀其制歲用於梱內
未嘗闌入外贏殆亦薄清不爲者也明公方有意鄉
國察人倫而規矩之惟茲志若銘則明公事余方廢
文墨距未同之言乃今信而有徵則仲雲之狀在且
其詞順義可以銘銘曰待年而笄兮十有七十年而
寡兮躬遑恤屬二孤兮恃爾立寧溘死兮殉朝夕矣
終身兮心匪石登大耋兮如疇昔壁全歸兮縝以栗
從九地兮夷且懌誰其銘兮邦司直亘終古兮如皦

日

明故節孝胡毋汪氏墓志銘

余里居雅聞胡氏有令毋而孝廉受室于蔣其室爲余內子兄孝廉再以縗絰謁余皇皇然有請也其言曰孤始孩倍先處士惟是諸孤之不蔑虞祀則吾毋食之教之往年毋棄諸孤盖春秋七十有七諸孤圖毋不朽幸得狀于吾宗直指君茲卜兆某山之陽卜某月日有事封樹惟茲墓下之石敢藉手明公余故莫逆於直指君徵其言信矣按狀毋爲稠墅之自出葢系吾宗毋生十年而失恃即時時孺子泣顧善撫幼弟鎬而兄之嘗聚族而觀貴人過里中葢唐氏以兄弟省墓毋嘖嘖歎曰某惜不爲男兒即男兒當如此矣及歸處士而處士方具父毋大父毋徧蒞之毋婉婉順承周事無所失姑歿事後姑如姑王舅姑獨多毋能屬毋以冢婦當戶毋固引避歸後姑處士故多材嘗帥邑人部歲賦暴疾作歿都市中時年二十九毋有息子七人矣毋聞喪欲自殺誓不獨生里婦從容諫曰夫亡與亡孰爲寡鵠夫子之子七矣孰爲鳲鳩毋入其言賴不死時諸子或在襁褓或在襟裾乃若授衣命糈脩雉委禽惟是嫠人一手一足之力

耳既爲諸子納婦立諸子而訓之曰爾考氏捐爾曹
益中道歿而毋義在俱死無若是髽者齕者唯唯者
呱呱者何乃令藉考氏之靈舉有婦矣爾文御爾文
徵爾文衍其業賈爾文循爾文術爾文健爾文衛其
業儒第令賈者力生儒者力學克爾家有日矣而毋
庶可以謝爾考氏地下爾曹勉之當是時大都長者
受賈少者受儒獨衍少于循則其材殊也鄭辰州方
以躬行爲教毋遣循師之諸子因辰州而及東郭鄒
氏緒山錢氏之門與聞聖賢之學久之諸子各有所
就業家浸阜昌王舅業已謝番禺歸居庭嗃嗃顧獨

善毋苦節而貞重以仰能婦而俯能毋也會毋年及
指使舅詠柏舟美之無何舅寢疾毋率諸子婦視湯
藥夙夜不勘於勤舅心銜之疾革乃題壁曰冢子舍
中守禮善養孫曾知行孝弟庶幾崔山南之風因割
遺産以旌其孝及舅殁毋力疾哭奠盡哀居頃之芝
草叢生庭下處士之丘木拱矣有鵲巢於南榮里人
曰吾知其所由來胡氏毋以安節亭矣于時文循文
健籍郡縣博士文術文衛籍廣陵皆諸生甲子楚耿
中丞以督學使校部中文循文衛同授廩丁卯則四
子皆待命澤宮而文衛舉春秋第一人歸報毋毋咕

咕喜曰有虞氏之典獨先季果然而今而後而毋可以謝而考氏有辭矣郡縣學官子弟上毋狀守令表其閭曰賢節云先是諸子始勝冠毋語之泣爾考氏鮮羈旅殯或不良里俗逆鮮者弗即于家弗及帷堂而哭爾曹第彌縫其闕庶毋傷厥考心不然毋欤且不瞑及諸子壯乃購良木易續而襚之迄毋以天年終諸子竝主考妣帷堂而哭如初禮孝廡又言毋雖出名家子固未嘗事佔畢習短長及其引當否卜成敗析是非一一自梱内筴之舉無遺筭即稱引禮法往往冥合古昔不啻夙儒故其豫勇姑徇夫子立諸孤以成名婦順備矣淑人君子毋庶幾焉銘曰毋以婦服勤勇書之庭毋賢而節有司書之棹楔毋儀不忒柱下書之宗祏得吉土而毋歸藏司馬書之玄堂

勑贈安人徐毋譚氏墓志銘

守君生五年爲歲巳酉歲二月十日安人倍守君越十九年戊辰守君成進士尋舉高第隸大宗伯爲尚書郎壬申　今上即位則以上　兩宮尊號贈尚書郎毋安人又五年出守吾郡自丁至戊坐不孝有毋之喪守君一唁倚廬再弔三奠尋以　詔典得請奉詔令臨封樹祭之明發有懷垂涕泣而語不孝安人

爲位也毋稚子不能爲毋也喪卒使聖善無聞是終無毋也願司馬志矣往家大人主卜業已葬白竹臺形家有遺言且將更卜願司馬銘矣往不孝問楚俗未及知安人顧數奉教于守君其述安人者甚具安人譚之自出家世望景陵毋聶息女三安人季也聶故操二女肅不帥教即扶之季獨以孝謹得親驩無所督過聶自言得男如季女譚其興乎譚故饒聶且憐季既字而裝甚盛歸于徐安人始有家姑熊歿而危繼也則事危如事聶孝謹有加時服必當揮褫時食必當匕箸危宣言吾爲姑後若爲婦新他人婦無若吾婦良不後姑矣于時食指日聚脫粟不厭安人故藉膏腴弗以爲慤日從諸娣姒會食腹果然甘之諸娣姒多出閭右家競服御安人獨衣大布笄珥有常歲時則胼手爲諸娣姒先躬錡釜傴遵豆里中女或挾其有遇良人不賓安人則以身下承德公自比桓孟家人齊用浸廣歲比不登承德公僅一儒冠務振近屬之急安人亦傾橐助公施不給則脫故裝于是舉宗得公公得安人矣安人與諸娣姒俱無私蓄及分執爨始終無違言居梱以內不矜而莊燕見不衰燕笑不矧遇勝人由由然使各得所遇內外賢煦

煦然兒子畜之比飾巾行年三十七耳守君始鞏革
藐焉而哀時姑在堂夫子在次諸娣姒在帷內門內
之親在庭內外暨在廡門里婦在巷聞安人不寢莫
不皇皇創鉅者號痛深者慟亟見者哭泣罕見者歔
欷四面而嚮守君拊其首辟咡而與之語各以其戚
戚之爾毋亡爾王毋無婦矣爾諸毋無娣姒矣爾父
無耦爾曹無依爾宗無宗婦之賢爾厥豈無內主矣
乃今而憶其言之悲也吁嗟乎哀哉守君又言吾
毋左右家大人起家受文學舉兄成脩受諸生成位
無良受二千石旣皆受室則家婦能爲先大毋從孫
汪且封安人矣舉孫者四則能三人汪一人其婚嫻
皆有成議顧家大人仕而毋不祿家大人且老而毋
不偕諸子諸婦諸孫咸在而毋不逮傷哉毋也不孝
葢與守君同戚寧詎敢以不言爲辭其志如右其銘
如左銘曰燕喜魯侯厥有壽毋君侯南輔宜無讓魯
胡捐棁棬中道而阻哀此終天乃庚堂斧薄言庚者
在汚之陽雲土崇封漢水周防毋也罔極有禕有翟
宅也罔極有窀有窆以斯爲壽其壽可知昭茲來許
百世爲期

先師邵次公墓志銘

世儒以明經升自邑宜莫盛於浙之餘姚餘姚故多
世家宜莫著於江南之邵氏邵氏以三禮最著宜莫
嫻於先師顧邵氏遁起家者三十餘曹而先師獨困
諸生諸先師弟子累百遁起家者什二三而先師獨
困家食惜也往余小子學禮東游求師諸禮家咸推
轂邵次公培字世德其人三舉首而三跋宜擅場余
小子幸及門則先師魁然者也其談經也若庖丁入
屠牛之垣無肯綮無髖髀游刃恢恢莫不中舞其操
經藝也若計然握算而人所嚮莫不中經凡諸以請業至者莫不解頤請益者

莫不充腹周視羣弟子惟余小子爲琭琭踰年余小
子與計偕詣闕下先師執手語余小子伯玉行乎
哉今茲南宮之盟惟正伯伯玉爭長耳卒之果首正
伯余小子蓋肩隨之既聞始以經義投主司主司右
余小子再三試而余小子病矣故正伯先鳴藉令先
師時天祿典人文其衡石較然矣先師故善酒卒未
嘗以酒過聞中歲慕馬融之爲人陳絳帳爲樂行年
四十有五以暴疾終蓋丁巳某月日也先師未及就
木而從弟型季弟甄遁舉于鄉既就木而從弟陛對
公車官直指皆近屬也頃者甄最固始贈父德聰文

林郎毋卞孺人先師庶幾乎釋憾矣顧先師三息子長欽祿次欽皐次欽夔世其業而不振抑將有所待邪乃今爲先師孫者四人曾孫一人先師之澤未艾也歲巳卯冬十二月丁卯諸子奉先師喪墓祖塋旁冢子則自越來以葬期告嗟乎先師之視余小子猶子也余小子方在草土無能敦匠事治堂坊惟茲徵往詔來則弟子職墓門有石吾其右爲志而左爲銘銘曰吾師乎吾師乎其以逢掖當衮衣乎其以呻訊當論思乎魂何之乎其將挾扶搖而凌天池乎體何居乎其將覲析若而撫嶋夷乎已乎已乎洙泗河汾其阪窮不可勝紀乎吁嗟嗟乎江潭汶濼魂孰與招

馬髦蕭薰吾師室是其翹翹

季從弟汪道者祔旌表貞節未婚妻方氏合葬墓志銘

嘉靖甲子余叔父始者其年舉季子道者則繼叔毋莊出也叔以季年乳季必婦少長于季庶猶及于蚤婚而方南寧季女以辛酉生乃盟季女年十二怙恃遘亡叔父毋逆女歸吾門笄矣季依父于堂女依姑于室斬斬未覿一面居五年所命以巳卯十二月七日婚先是七月下旬季溲血病且革囁嚅欲有言女

聞之是殆以吾爲身後慮也因而絕粒將自決以安
季心朔之夜季暴亡無及矣女始面季而親視斂矢
死相從即次而諭者百端若可無死婦以從夫爲義
不夫何從女正色曰吾獨行而遠諸兄淹五年於外
舅姑在則夫在夫一而已從一其誰從第族冢伯臨
喪願託一言而死旦日余自東郭至女介諸姒自梱
內拜余長跽請曰舅姑未盡之年季弟無祿之祀惟
伯念之未亡人死且不朽于時前已謝吾父若叔父
母已復謝諸娣諸姒若諸宗皆言願善道吾舅姑毋
子婦以也諸姒持女泣交下霑女衣女瞑目自如終

不爲動暮就湢浴鹽襮如常旋乃更衣手紉襟帶旣
陳襚衣于寢約笥鑰進姑固請曰襚斂惟女監任之
外人勿預中夜自經其光滿室明發就斂其面如生
余帥舉宗以尊長之喪喪之立仲弟道會叔子無極
爲之後于是徐守君成位李令君琯上其事督學李
使君學詩以疏聞乃下禮官旌表如令甲守君旣銘
其碑碑其墓已復率令君若諸文學祭其祠越三年
卜兆吉余帥諸弟舉二喪合葬舍東之靈堂負兆抱
震余業已爲之傳乃今志之且銘之銘曰大姬大姒
迪吉循循共姜不貳既儷而親親不及昵烈不殉名

具曰女聖顛沛成仁豈無條枚鞠爲原草未及同牢
溘然偕老千古風聲以當壽考馬鬣一封庶其永保

太函集卷之四十九

太函集卷之五十

墓志銘六首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明故迪功郎汪次公暨封安人王氏合葬墓志銘

余徙居東郭蓋十次公爲隣歲乙亥余得請歸則次公負末疾踰年矣會比部自留都謁　天子考出入再覲次公比部色憂請留養次公不可　君命之謂何不復而職而宿于家無人臣禮王安人語比部而大母楊故嘗被是疾也亦越八年而終即而父疾未

平而毋在而行矣明年比部以使事報命　闕下三
覲次公比部色愈憂固請留養次公不可使事之謂
何不畢而事而宿于家無人臣禮安人力遣比部如
嚮者言比部則以安人故彊而次公安安人甚寧承
志爲養毋寧奉口體以傷父毋心又明年安人驟病
脾遂不治蓋閏月二十四日也計至比部自舍中來
奔迄于十月二十七日次公即世蓋春秋六十八長
安人者四年比部杖而過西鄰飲泣而誦次公若安
人狀將奉大事屬余志封樹而銘之余備在宗盟敢
不敬諾志曰次公名炎字克温其先世右東關久矣
次公父曰良值抱處士之義終焉次公幼孤而伯兄
當室毋悶次公甚謹跬步毋出戶庭其于里俗市交
未嘗接耳目冠始受室得王安人翁故賈淮揚裝甚
具安人弗御也則以纖儉佐次公次公嗜聲詩人以
爲敏安人風曰吾兩家世受詩書兩翁故以儒輟業
君幸修故業第爲博士家言于是次公折節明經補
學士弟子既則以增廣入太學困澤宮者三次公席
故饒未嘗問家人產中歲從兄受生業僅得五百緡
次公慷慨自如日召賓客習雅歌投壺禮安人務以
無違爲正畢力辨給之居數年歲用大詘乃始稱貸

資斧就選天官諸豪俠日游次公于顯者門游道益廣延至甲子乃得平湖丞業已從都市貸千金操券者踵至次公故彊項不能蒲伏伺上官每退舍輒太息曰吾野鶴而鷄棲義非青田不食邑有部漕之役丞當行則遣安人帥諸子歸而次公北也各垂橐就道不能行傷哉佐贍邑而貧夫婦父子相嚮而泣安人出奩傾笥畢盡爲行資上官跡都人責息者十餘曹課次公殿量移　趙府典寶尋以大計罷之次公釋漕而歸家徒四壁灑然嘆曰吾志也即一寒如此其猶賢于羣鷄聞者壯之因更自號曰寒鶴嗟乎吏

一也或謂垂橐者爲蒙厚利謂捆載者爲致名高此其故非余所敢知也安人舉丈夫子一女子三既內凌氏姬舉三庶子安人善凌而右諸庶庶幾樛木之風初比部在外傳善屬文次公竊喜自負月爲會肅諸儒生會家塾中乃出比部于庭相與程藝安人任供具虔蒭有加每試即比部勝次公輒喜自引斗酒務盡驩脫不當次公怏怏安人亦卑陬失色退然若將不勝兩人日幾幾即望歲不啻也丁卯戊辰比部上太常舉進士捷遞至次公目安人而喜可知比受除書得嘉興郡理次公咲曰吾去邑無幾何時

而吾兒佐郡吾終不薄舊遊遂從安人就養郡中意甚得日課諸孫受經藝夜引斗酒而醉二三及比部徙郎署上程書例得並封父毋而次公坐計吏罷罷勿封獨封安人如令甲比部以疏請始復父故官嗟乎次公僅得一丞無過狀而罷望比部如望歲及其有秋也顧不及其身饗之何說也里人謂次公故寬厚長者千人無所不容不于其身于其子孫固宜其子孫振振矣其名諸子也冢君在前即比部次在易次在亶次在衡其納諸子婦冢則江氏封安人次趙次田次孫舉孫六人長金鉉次金礪次金和幼者金芝金門金城諸孫納婦者三長吳次程次徐其三未聘曾孫一泰出長孫其擇諸子壻也長者爲王喜慶次江孝廉來岷次葉元佐孫女四人聘者爲吳太學子次孫太學子其二未聘乃今叔子若長孫皆籍郡縣博士叔孫受業成均次公若安人之食報者未艾也往次公將爲毋卜兆得方村之陽屬伯兄主喪不果葬及覆射而析地比部卒得方村先期掩坎而封其兆吉巳卯正月辛酉比部奉次公安人喪葬焉銘曰世德所繇有如川流涓涓泥泥可舟迪功優優不競不絿相彼發崑嵩盤巇巢沃而爲膏腴澄而

爲芳潔駛西極而鶩中原何其捷也及夫積石砰磕
龍門蹩躠時而揚沙時而噴雪激之殆不可磯排之
或莫能决豈直懸沫千仞流澌百折而已哉又何淈
也既擇省括下建瓴何懷匪山何襄匪陵疏鑿無所
程其力璧馬無所徼其靈卒之趨碣石注滄溟借曰
中否始順末寧委蛇迪功率乃攸行勞莫勞于習坎
逸莫逸于撫盈匪秉心之塞淵又何有于平成於乎
斯干秩秩天授之吉睪如皐如君子所息

明故封太孺人胡母毛氏墓志銘

萬曆三年御史自長垣獻狀既論最贈御史父某爲
長垣知縣嫡母程爲孺人封生母毛爲太孺人三年
召長垣爲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四年秋八月二十
四日太孺人以天年終御史奉母喪反葬休寧匍匐
而走東郭泣血告曰母春秋七十有九顧甚彊祗病
溲奄忽見倍孤子宥抵張太史爲母狀計無及于此
行謹自列狀謁志若銘藉手先生而終大事按狀河
南太康毛氏聚族而著崔橋處士瓚既舉太孺人莊
而慧處士目語太孺人母安得魁然也者而女之長
垣公受室於程不宜子程數爲公內媵女而竟不宜
公客太康主處士將卜一姬宜子者人言無若處士

女良公不忍言寧詎敢妾毛公女其人爲公嘗處士
處士意業已當公歎曰胡君甦然固宜予女既許諾
公逆太孺人西歸歸則嚴事程孺人自以爲得太孺
人晚釋家秉授之太孺人内治斤斤易于不倍禮俗
大者祭祀燕饗莫不身親舉丈夫子三長即御史御
史始在外傅夙夜程督受書始補縣諸生里俗修賀
太孺人語御史是惡足賀哉男子有事四方諸生則
納屨始也及長垣公即世太孺人事程孺人愈恭程
後公九年乃遺口澤太孺人總總治喪事壹如事生
屬御史卜毋某山舉父毋喪合葬其地吉及御史成
進士令長垣則以安車奉太孺人就長垣舍太孺人
愀然變色進而與御史言若藉父毋寵靈幸而有土
乃今不逮父毋其將謂未亡人何御史上食太孺人
日報政太孺人諄諄面命長垣即蒲之遺民若弟以
而親遇若者遇而民民易爲治矣每出入日討御史
而訓之政勿媮刑勿淫歛勿急會　詔久任守令長
垣積勞者五年太孺人拊御史曰大材晚成遲遲益
善太孺人始有家而涉二千里誓歸唁終無縣其在
長垣去太康三百里而近而太康王君爲大名司理
是爲御史同年御史因之求太孺人家乃得太孺人

弟登兄子鶴齡於其里太孺人相見皆掩泣既而扶泣相語曰婦人從人爲義未亡人即遠嫁寃夢未嘗不在故鄉誠不自意桑榆之年乃從吾兒得見手足戚也太孺人既去隣邑而兄子復省太孺人留都無何太孺人寢疾疾不虞而華御史色憂太孺人訣曰吾不及大耋者一年亦既多壽宥幸備　天子耳目他日當爲骨鯁臣家以貲爲郎得太醫院吏目具章服矣宣受業郡博士得以逢掖從兄家婦存歿皆被恩諸介婦皆出閭右乃今孫八人曾孫一人皆吾之自出亦既多男子矣彼儻然而富者吾兒薄之吾第

飾吾巾無憾也顧而父母之墓木拱矣化者于于然安之我死必更卜一丘毋以我故而干父母地下御史唯唯嗟乎里俗甚遠嫁者雖福不終乃程孺人獨能太孺人而卒以太孺人息子顯小星樛木具在二南無成而代有終地道章矣太孺人善自求福其在斯乎御史從太孺人命更卜其山以某歲月干支畢窀窆事不佞以通家而從御史請乃預銘之銘曰降太康嬪海陽尸錡釜攝丞嘗躬自下和致祥蕃三息競童相見元子升由堂更五稔治畢張將毋氏樂洋洋承　譽命逮都房冠用翟服有章遷柱下近　高

皇出繡斧入乘黃仲若季當膺行繩來許締未央宜
壽毋介無疆胡不憖遺歸藏庚十吉土辟剛蘄千襖
撫百昌誰其銘侍中郎

明故奉訓大夫知北勝州事潘叔子墓志銘

志曰於乎此故州大夫吾友潘叔子朝言墓也往歲
夏四月十九日朝言即世今歲冬十月二十有五日
諸子廷訓廷讓廷試廷謨廷論乃始舉喪墓在歙北
之團田卜癸丁吉則余嘗預聞其卒矣諸子有事封
樹抵余志而銘之初朝言受室吾宗舉宗快得佳公
子爲子壻及余從朝言入博士舍諸博士快得佳公
子爲諸生公子名絲尚書公曰叔子也尚書公起家
婺源孔坊世多顯者尚書公既免居郡乃舍學宮旁
獨叔季從迄今守尚書公祀遂占籍郡下邑爲郡中
人尚書公故納楊氏姬京師出爲檇陽守癸未楊舉
子乳而命之曰樵髽從尚書公之官尚書公出行部
所親介部下材官私覿叱弗與通比趨庭終不以得
親而渝婉婉歸受尚書公命入山讀書中道飯故人
家日且暮止朝言亟遣人請命尚書公所然後許之
即出比鄰不告不敢舉足毋楊以翁媼獨無養念之
深朝言走豎子逆翁媼京師期而待之京口

會舟人疫戒勿入舟朝言卒同舟奉翁媼歸毋大喜既又以翁媼且老無子男力請翁内一姬生子惟鑒翁媼既歿則惟鑒同諸子起居既冠則正席改事之曰吾舅也尚書公既捐館舍朝言從伯仲執喪尋匍匐京師上書請　卹資斧悉已之自出無預諸子舍中伯仲奉嫡毋程淑人終故邑程馮几而訣伯仲獨自任綸乘間進曰昔人恥獨爲君子將令綸終不得爲先公子乎于時客奉滋煩綸倍朝言而陰助其不給綸中道殀朝言如失左右手拊二孤宿帷堂語諸子曰季絕口不言二孤謂吾在無庸託耳二孤即吾子也於是諸子以陰助客奉告悉歸二孤朝言魁然類尚書公英氣勃勃雖在逢掖屈首受博士書顧虎視鷹揚喜兵法故從外王父楊翁受射已復從山東樊氏受槍居常慕汲長孺馬伏波爲人慷慨自許每中夜不寐拊床奮呼大丈夫不死龍鱗則死馬革等死耳寧能墐戶與昆蟲俱灰邪嘗單騎北游行刼者遮道抽菔矢下蜚鴈行刼者辟易避之嘗客胡督府行間督府請虛中權以待公子朝言佯諾卒拂衣歸

嘗從督府觀潮閩賈監子以衝突坐軍正賴朝言力解罷之旦日賈監子奉百金爲朝言壽朝言謝曰督府之德也絲何有焉及督府逮行郡中故附督府者率反噬以避連坐朝言躬唁督府諸子於獄極口稱督府寃會群盜千人入婺源且薄歙斬將奪石門入壁洋湖郡守相言直指使召朝言朝言謝不往使者曰生行亦賛幕中畫耳非直以衝鋒破敵望生朝言作色曰生非衝鋒破敵之難難於越俎使者曰此父毋國也毋辭朝言勒壯士六人與俱視賊方嚮箑曰彼張欲渡渡則境內殘矣吾其先薄之彼岸奪其志而扼之就河濱得小艇三部分六人爲三艇朝言當賊壘進艇二艇鼓譟從之賊乘勝無前軍視六人猶六鷁也且退飛矣將濟朝言引弓一發中朱衣酋賊大驚已而遞中數賊賊辟易退保故營旦日則一捍夫搴旗且用人禡旗下作氣以示必渡怵我軍朝言更一發殪搴旗旗什已而殪首禡者則其次酋賊悉衆趨下流計乘虛可濟下流業已有備朝言復引弓當下流賊且郤則躍而登岸從之諸軍乘勝遞登賊踉蹌遁出境部使者聞捷則遣材官勞朝言既班師朝言儒服入謝使者避席曰偉哉國士直將右魯曹

剡而左之夫以一矢遄聊城視魯仲連臧矣朝言謝
曰即使君不以越俎爲罪鯫生何敢以天幸爲功都
人士既壯朝言且益多其不伐即朝言以用武著顧
惟脩行爲兢兢居家則父事簡肅公居鄉則嚴事江
方伯民璞周游而求先聖之道則師事大司成安福
鄒先生太史毗陵唐先生吉水羅先生太常宛陵周
先生相友而莫逆于心則兄事秣陵楊道南焦弱侯
自惟骯髒負氣務折節爲退讓爲春容故受知督學
周使君置高等而縣諸生方頫靜顧居下朝言言之
使君願以身下之既復以講道受知耿使君使君方

以礪行主功令按七校之士輒首朝言古者薦士則
賓于鄉乃今羣之諸生非所以待不羣也潘生三物
具矣其幣聘之以待賓興且授之廩朝言力謝曰明
公廩士以講學或者將驁空談廩士以循名或者將
市虛譽是一絲不足以爲多士勸而適足以爲多士
懲惡用絲也使君益高其義徧檄南國而廣廩之卒
予廩會有例當補貢使君復屬朝言朝言操嚮者言
辭益力使君不許卒彊應之既上太常　廷試第一
頃之就選部余方奉使行邊竊計邊邑多瑕安得文
武具備如朝言者爲之保鄣遂移書朝言都市行且

籍君名奏之朝言力謝曰明公不善俯而詭隨不肖
不善仰而過望脫明公内稱不避爲國非私夫人或
不能以不俯諒明公又安能以不仰諒不肖大司空
朱公故爲婺源令雅善朝言朝言得判嚴州乃始投
謁蕭御史出按浙習許司成司成謂朝言國請紹介
而見之御史朝言力謝曰下吏禮當見固公見之茲
藉太史公先談則私謁矣御史法在無私絲何敢撓
御史法嚴州邏者數爲暴法其太甚者十餘曹上官
以爲能遞署分水建德二縣事所至問民疾苦簽其
便宜豁分水僞增者千丁損建德歲費者六百舉絜

爲令俾世守之所部檄朝言督歲幣則歲幣良督軍
儲則軍儲足然於工家繇戶無預秋毫坐不貲莞庫吏
胥費稍溢朝言率自取足無所覬覦戶部檄藩司補
給之卻弗受會末疾作旬日始瘳竣事而還輒上書
請老所部急朝言甚書八上始得歸然猶以使事行
計且擢去無何檄至得北勝州越明年戊寅疾竟不
起春秋五十有六耳方其少而嚢嗜翩翩乎節俠哉
既壯而論兵即衛霍安足道也中歲學道奉其身以
禮義之塗推之後則獨行引之前則卻步嘗從耿使
君譽故大宗伯不亦有道之士乎哉使君領之曰然

其人則天下士也惜未聞道耳朝言夢然自失退而負墻吾平生擇地而行去道則猶千里不幸而不聞斯言也吾其以索埴終疾且深顧語諸子吾終身誦法孔孟有味乎其言者兩端居常則曰志士不忘在溝壑遇疾則曰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惜躬行不逮耳藉令天假之以年佚之以老吾安知其所稅駕哉銘曰仲尼之徒厥有兼人浮海得師治蒲得民有勇知方信而有徵取材則詘用壯則贏始以稅冠終焉結纓堂而未室大有經庭伊人後灰先民是程則其威敵倬有善經則其拊衆倬有賢聲藉令竟其所施殆足以治千乘而行三軍至若折節強學退讓恂恂謀不出位力不讓能雖曾氏之所畏姑舍是而睎潛心借曰未逮殆庶幾乎今之成人

明故瑞州文學詰贈奉政大夫徽州府同知龍陽丁長公配宜人熊氏合葬墓志銘

丁長公暨熊宜人之生也並以正德戊辰其殁也並以隆慶巳巳守君方貳姑孰則自姑孰奔龍陽越六年守君起家貳吾郡越三年課最贈父奎爲奉政大夫徽州府同知毋能爲宜人又三年守君始遷大理人言郡丞去守踆步耳守君之自丞而守也歷十有

二年大理即滇隩區去新都萬里矣守君謝曰應賓佐郡無狀安敢睨專城往奉藁梩譚明山形家覆其不合茲且改卜得兆燕子山滇道不避里門幸哉可畢大事孤上願也惟此墓門之石敢徼惠司馬公不孝越在倚廬聞此而戚戚同也爲之志曰丁長公生龍陽其先世家太平里及徙而里熈春也世受鎡基處士永成逆全氏女少不宜子中年首舉長公幼從外傅楊教授受書善記誦處士直以姑息著愛戒教授勿勞教授陰授博士家言不及聞處士處士偶入塾教授方據案程長公藝冠諸生處士得筴大驚誰爲此者教授應曰奎也處士始聽長公卒業而歸教授功熊翁息女少孤翁弟故爲學正學正多長公所就業則以兄女字長公長公昆弟十有一人冠而字之曰啓運年十六婚宜人宜人操内治以賛長公由由然無卻顧明年長公補縣諸生籍每試輒首諸生丙午得一當主司會在事者持之彊乃罷先後八戰皆不克歸太息曰余小子終不能以萬鍾爲祿養乎無寧以半菽爲善養耳處士故喜賓客長公亦廣交游宜人主中饋辨應之往往輟口腹以佐供具長公既多異母弟比皆受室食指浸煩兩人務以身爲諸

弟諸姒先即手割秋毫各當所欲長子應元早夭再
索而得守君幼授守君春秋經術日起長公誨誨乎
命之也吾幸而具父母顧不能徼一命中父母驩孺
子幸而具大父母藉能爲而翁一洗之其逮大父母
顯矣辛酉守君舉楚明年長公薦澤宮乙丑守君成
進士令平湖其年長公補瑞州文學長公謂父母且
老力請無行處士公正色曰若繫余二人廢　君之
命非直上負　天子抑亦下負教授若學正先生即
竊章服何爲者強而就道留三月乃歸遺書平湖而
翁業已就子舍賴先世之薄田在可供粢盛幸大有

年可具甘毳若第爲清白吏毋爲大父毋父毋羞守
君唯唯長公春秋且長更卜勝人里婦私謁宜人長
公之曰是矣所不足者非子也胡爲乎招夸父以逐
崦嵫宜人謝曰吾舅幸多男非一毋也家丈人之爲
是卜也固亦多男之資毋俾仲爲獨子卒之守君得
二姓長汝金次汝錫汝金亦二姓長俊次倫此皆逮
事處士公蓋五世一堂矣鄉曲誦長公義時緩急而
振貧窮比將終焚篋中券以數十百計曾不及偕老
僅踰耆者二年惜也銘曰歲在龍蛇同生同死倬爾
開先文學卒史繪純錦衣承家令子惟令子以　譽

命自天朱輪赤芾堂斧周旋庚十吉壤貽燕萬年於
乎其斯爲君侯考妣之新阡

明故禮部儒士孫長君墓志銘

海陽之東里曰草市于歙比隣諸孫相望而居其西
最王處士玄演爲長君父故以貲豪及長君生則癸
巳五月五日也處士咳而名之曰文郁冠而字之曰
徵周于是處士命長君儒長君儒矣未及卒業長君
薄爲儒舉宗賈吳與率用積著起于是處士命長君
賈長君賈矣未及化居長君薄爲賈撫然嘆曰使吾
以儒起家吾安能以臭腐爲粱肉使吾以賈起富吾
安能以質劑爲詩書會　詔下大農長君以貲籍禮
部儒士誠願以縫衣入上國不願入官歸而喜稱詩
凡諸五言七言莫不立就喜購古器凡諸盤盂彝鼎
莫不具陳喜結客凡諸博雅君子莫不聞名喜游所
至名山大川莫不登臨周覽居鄉善事不佞若江方
伯民璞程太守德良王文學仲房方孝廉元煥客游
善事徐方伯子與陸司馬伯安長君受室于方繼室
以鄭方舉冢子明傳納婦于程三家望吾邑中世婚
媾長君既舉吳與授掌記比年一出程督之及冢子
亡中年一出市舍群居若垤即跬步無所容舍後爲

漸江之干白沙彌望長君業已樹竹千个遂拓地爲沙上園比訖工長君彊年耳既又爲堂左个曰吾從此老矣自署曰老吾堂命二豎子習吳歌雜以越調客至輒援筆爲新聲授二豎歌以佐酒長君即自託于放達猶汲汲于人倫先是處士主毋錢則長君視次君倍處士即世長君傾橐中分之及喪次君如失左右手長君既葬毋形家以爲不祥卒之掘地有水徵將改葬不得卜由是愈益鬱鬱竟以憂患終焉舉宗爲祠第家人產而賦三等長君歲入遞損客奉滋煩當是時堇堇中人產耳長君趨義若渴慨然而受

上功里媼有子而嫠俯仰待盡長君時其饑授之食寒授之衣窮無所歸授之環堵之室窶人或以里媼爲口實長君悉餘力辨給之園近水濵繕方舟以濟渡者昔夢神人與語詰朝願藉君手拯溺人蚤起而漲漸江亟集利涉者具舟以待俄一覆舟自上游下乘漲若翔四人者緣舟浮沉力竭矣麾舟師截流而進悉活之明年媵人陳舉子明芝今十齡矣聘由谿程氏息女待字者二人余既禫明芝以衰服見則奉漢陽公狀請志若銘歲杪將奉先人柩藁葬西山先人望公一言久矣余詰之曰而大父毋迄今未墓若

疇能墓而翁不墓胡志不志胡銘待若成人襄事不
後明芝孺子泣曰毋命也孤寧乞言待墓無寧樹墓
待言始舉宗止孤若毋以乳臭愿司馬毋命否否司
馬善而先人兒勿憚司馬嚴弟百稽顙以請嗟乎富
貴壽考則夫人享之長君以節俠聞加夫人一等宜
富則厚亡宜貴則終困宜壽考則不及艾者四年天
未定也幸然明芝爲之後長君于是乎有天傷死弔
生禮道不廢余既已知之矣則預爲異日者志之銘
之銘曰君也曰強戶孟嘗而園辟疆君也曰益游高
明而稱古昔君也罔極躬不閱而後則恤君乎于思

生遺榮而死盡哀

江叔先藁葬墓志銘

江方伯四舉子而才叔先則其叔子歲庚子方伯舉
明經冬十一月丙午叔子生遂命之曰可登叔先字
也吳夫人三索皆男子遞躬乳之越三年乃復乳季
叔以齒差近仲卧起與俱叔旦暮不習於寒仲率以
身先叔衣授燠衾授温方伯心竊多之兩人者眞手
足也癸丑方伯以客部奔喪服闋而待次天官叔從
之北于時巧宦塞路方伯留滯京師叔孺慕吳夫人
蚤夜飲泣方伯嘆曰此人子無所解於其心者也吾

固當南遂上書得南駕部行而後叔喜可知也方伯出爲信州守諸子畢從雖叔幼清顧薄經術比之郡請治博士家言方伯則以時過苦難不許叔孳孳挾筴治漢史記漢文選及唐名家詩公退食輒執策質疑义之且氷釋矣公命操觚奏記無不當其心諸昆季皆曰叔自舞夏以迄于今去勺象何啻千里其後方伯進左轄入黔中則以單車行毋勤妻孥于遠叔踽而請曰大人春秋耆矣兒固請從既聞得謝歸而後叔喜可知也及方伯季年肺病甚伯氏當戶仲病且羸季受業成均叔獨任扶侍病既革叔以宵衣御牀下十有五旬既奉諱盡哀踰常內損而不自覺方伯故守清白無所遺諸子受室皆閭右家各持其業息子錢於城市叔語昆季良賈務轉轂四方吾儕墨守一隅非筴也蕪湖爲三輔赤縣當積著之區往而市糧猶不失爲本富行矣時吳夫人無恙未幾而棄捐倦計聞叔擗踊幾絕蓋不得事毋如事父怛然自傷比來奔崖崖骨立內損有徵矣會有詔里畝經賦里選公正一人董其成三老豪傑首舉江可登其人長者即爲方伯公子孝友恭儉外內舉無間言嘗室近屬之鰥令各有子比隣或待之舉火未嘗以德

色居之如得其人宜足爲境内率叔既受役二昆爲之後先屬故開府程督無童幸速成以希上賞叔從二昆日夜從事五官四體辨應萬端舍引則操筆而圖籍之投筆則執引而疆理之暮而會成旦而獻狀即劻勷不能以瞬莫不釐然中經籍而登之較若畫一既畢事而心力竭矣城社或以不逞侵叔叔理之廷然終不得于心不無怏怏重以積勞嘔血賴良醫吳伯高而平叔婚於曹益中丞公曾孫也舉二子長子惠次子翼子惠聘蔣太學汝漸女是爲余淑人兄子翼聘程太學子方孫女則余結其成矣汝漸有叔弟曰汝賢者於余婚姻會有違言余居其間不解叔正色謂汝漸曰公謂司馬公不若王彦方邪不解者何也且公嘗受毛氏詩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乃今勝則公弟負勝也猶公勝也負則公弟負也猶公負也與其爲鼠雀無寧爲鵷鴻二蔣皆敬諾遂罷勿爭癸未春叔復語仲吾父黨起秋浦其地襟帶江湖且物産饒於蹲鴟何有吾兄亟往俟公事畢登請從仲以爲然乃先發叔以秋七月至意氣自如仲逆而喜曰幸哉叔庶幾無疾病與今茲勞矣神益王矣遂相與籌贏縮審便宜叔渡江而次樅陽宿查林

市糧如嚮法江以北故纖嗇客奉無良仲遺叔書窮
鄉毋過自苦叔愈益攻苦茹荼如飴少暇則登名山
率以徒步當車馬頃益勞苦嘔血數升仲忽心驚質
明而至與病會遂輿疾南渡將挾叔東歸叔笑曰昔
人有言天地逆旅大丈夫固當家四海無問死生仲
趣歸請吳伯高伯高測其不治從兄伯生以世醫往
既至而技亦单仲詰遺言第張目目仲訣曰吾業已
倍二親即客死無憾獨大事未畢是在二三兄弟任
之幸爲我謝司馬公願乞一言爲吾婚氏蔣次公壽
吾瞑矣蓋冬十二月巳巳行年四十有四云仲舉喪

歸藁葬赤嶺之陽以待吉嗟乎自方伯以躬化諸子
姓帥家教而善相觀乃今邑中貴公子若而人槩諸
孝友無若江氏及叔以中道殞諸昆弟若損四體之
一而嗷嗷然相嚮失聲既歸其喪卜其兆安其寡立
其孤叔即未艾猶以天年終禮成矣伯仲若季三及
吾門將徼惠於泉下吾無所辭避遂劘咫尺之石其
左爲志其右爲銘銘曰立則磬折行則循墻謂爾傴
僂爾則昂昂序言解紛千室受籍謂爾睢盱爾則無
射宜爾多壽中壽不盈宜爾多富中賈不贏蚩蚩胡
耇爲谿爲阬抑命靡常信天難諶有壤騂剛有條有

肆居室東隅廣柳斯憩誰其十之二昆及季誰其封之本支百世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五首

明故通奉大夫江西左布政使徐公墓志銘

昔在嘉靖作者中興于時濟南李于鱗吳會王元美吳興徐子與廣陵宗子相南海梁公實同盟稱伯是爲五子云及宗梁無年濟南即世不佞晚託莫逆則惟吳會吳興戊寅冬十月庚寅子與終江西左布政使元美有弟敬美則與子與同官于是定子與後歸子與喪未墓也已卯冬十二月丁卯子與兄子詠奉

子與柩墓于東郭之高橋既告葬期元美移書不佞
子碑我志子志我碑惟子先矣乃不佞則以碑屬元
美竊爲之勒石而志之墓門徐氏世家長興其先奉
詔自中都來徙處士東室于許語具于鱗元美子相
所爲傳志中許太夫人夢擁日而有身凡三索而得
子與大司寇黃公故爲長興令則自勺象而奇徐生
既得當鄉先正大司寇顧公女以楊氏甥女庚子子
與與計偕詣　闕下庚戌始對公車子與故稱詩名
隱隱起既受比部則于鱗元美子相公實皆同舍郎
于鱗以脩古先鳴蓋與元美爲桴鼓稱詩則祖建元
而祊大曆爲文則稊左國而宗龍門子與相得甚驩
恨相知晚也元美雅言于鱗尚矣諸子各有所獨至
惟子與具體而兼長顧諸子睚眦市朝負豪舉子與
温温者也有德厚長者之風然不取苟容斤斤務立
名行楊忠愍以直言死子與從二三子治其喪表州
嘯之卒齒齕二三子獨不得子與間無所瑕疵子與
讞江南出爲汀州太守會廣寇至太守多保鄣功語
具不佞所爲政績碑則汀民迄今祠事之矣比入計
乃奔父喪服除補汝寧太守所部議以汝寧代懷衛
賦子與持之彊賦不可加獨守吏可罷耳議遂寢伊

庶人擅興作　詔所部詰之子與宣言諸侯王無專
成則有　皇祖之訓在卒令悔過墮其城郡大猾構
仇家何通判以寃死匿不得詰子與懸賞格購匿者
付士師語具郡人左司馬曹公所爲遺愛碑則汝民
迄今祠事之矣及表州敗子與猶以故比部量移人
言子與幸保畏塗即東跡而躓命也子與固請留養直
將以菽水終焉而元美敬美乃遺百金裝曰願以是
爲太夫人具甘毳吾子行矣太夫人不欲留子與趣
之行尋判長蘆貳瑞州進山東僉事檄未至子與業
自瑞州奔太夫人喪服除補湖廣武昌道時僞漢遺

俘柯鳳采負固聚徒流刼三省間置勿問子與以計
下之吏自服其辜　今上改元進雲南左參議尋轉
福建副使治兵福州福州控山海之區則不佞疇昔
所事事也明年進左參政治糧儲市猾馮城社者七
十餘家率據公廩以病閭伍子與悉寘之法閭伍乃
驩明年進按察使監文武試得士居多明年進江西
右布政使嘗奉　詔鑄錢以資民幣錢法大行中丞
潘公言於朝請以是倚辦右轄既進左轄吏事益勞
卒之日則執刀筆草奏書奄忽逝矣距生正德丁丑
蓋僅踰耆者二年子與故貧居常不問家人產家再

火愈益貧伯兄中孚蚤亡子與撫兄子詠爲已子入胄子籍封君爲子與置田若干畝子與悉推以歸仲兄中和諸客從子與游戶相踵也則又傾囊以給客奉且稱貸益之即乘路車之四方後載槖槖相屬所周不必皆急所急不必皆良子與辨應之不遺餘力即客借交于澤不避先談力詘舉贏盖與元美中分士矣所至務興吏治然猶慕文翁之居蜀山公之居荆州嘗就汀州築二巖就汝寧築天中書院遞以居郡弟子高等時至而程其材武昌故有黃鶴樓樓且壞子與部署而告開府請以廢國殿材新之既自江流得巨木四童各長七丈有羨子與以爲神助不日落成闔西郭故有千頃陂中陂峙一山若負嶠子與爲之隄樹以桃李爲之方舟爲之亭榭以備遊觀即子與居近天目山故有青蘿館董董耳敬美之主喪也楊夫人盖垂簾歸敬美以詠冢孫固不得後支子且仲亦獨子其以詠季子承孝後子與爲孫嗟乎子與肩隨于鱗問齒問宦差過之矣顧二三兄弟具有箕裘獨子與視子相同待人而祀惜也子壻二長叅軍周文政次國子蔡鼎鉉其斯爲猶子乎哉銘曰謂文有命故多不達爾陟方伯跬步閭閻謂文無行故

多不譽 平 爾稱長者誦義寰區天授斯文宜篤爾祜
洵美且仁云胡不祚惟茲元服千乘乘黃王良在御
孰當鴈行喁喁戶誦踆踆尸祝不朽在茲昭哉嗣服
震澤泱泱三天子鄣負陰抱陽其斯爲中行氏不奴
之鄉

明故徵仕郎中書舍人吳季君墓志銘

故都以南則吾徽雄諸郡休寧雄諸邑吳雄諸姓商
山雄諸吳顧世受素封迄于季君始貴蓋在幼學夙
有貴徵嘗徑而出游有大蛇當徑季君弗避也且抽
矢射之稍長游雲間寢長春觀忽巨蟒繞梁而下辟
易出奔會大風雨觀崩幸得免既冠而游學秀水輒
籍秀水諸生則又樂從天下士游太學大司成遇
季君厚坐人言季君卒對簿白大司成一時名動都
人士尋奉 詔入直 武英殿三載授中書舍人既
最則贈父壯毋畢視其官封孺人程如毋 世宗方
祠事太乙更直西清于時給事齋宮獨顧指諸內豎
其儕凜凜屏息心竊壯季君鄉人某子甲與季君同
官幸相舍用事受相君指且召季君季君佯往謝之
終不亟見至若相國李公太宰吳公親季君若骨肉
大將軍鸞執金吾炳虛坐而客季君季君恥借交絕

口無所關說獨時時引大體入繩墨之言鄉大夫同朝者十餘曹儕季君者參之一退朝獨就季君舍相與盡驩冢子繼芳起鴻臚預修永樂　大典以積勞死冢婦汪殉之伉儷以忠節聞悉繇家教及袁州敗某子甲伏誅其儕率以此多季君何見之蚤也既歷九年考進律有常當事者以不附衘季君量移大官正于是季君乞骸骨毋以素飽而飯大官歸則表贈君閭置祠事次復文肅公墓新墓祠次從諸兄拓地大治居室其程度悉中將作皆季君受成手割舍傍善地奉諸兄獨越塹而居其瘠懸衡而程土物相讓不貲舍後近石壁山則山水一都會也延袤數里舉宗瓜分之至是悉歸季君盖與向所分瘠地接壤季君躬築別業命曰季園其形勝具不佞記中不具述谷口建文昌閣聚族而程諸生慶弔祖迎率季君爲祭酒宗人婦戴氏死節季君表其墓以風里中里有違言質季君立觧夫巳氏爲邑虎而冠耽耽賢豪幸得一咥里猾希一當意且嘗季君季君降服趨庭夫巳氏無所發客謂惟登無郄何近辱爲季君謝曰瀛位不過條侯行不過公冶不對則彼計得矣無情者其柰對何先是季君居朝聞仲兄訃不及殯丙子喪

叔兄已卯喪伯兄遞哀之甚病不得洩華而飾巾問
曰酉乎未也良久起坐曰酉矣遂終蓋踰耆者一年
其年五月六日也往程程孺人主梱内内二姬中歲倍
程罷繼室則迎養程毋毋事之程舉子男六人長即
繼芳次繼福次繼茂次繼京次繼鳴次繼鳳其二奉
詔籍諸生棄弗就其三受鴻臚序班其餘皆入太學
邵姬舉繼安劉姬舉繼可繼前蓋九丈夫子矣季君
顧命諸子立叔子子明疇爲冢子後諸子將卜某年
月日奉季君之殯從程孺人合葬其山則奉遺言抵
不佞志其窀窆不佞雅言季君長者非直洽不佞雠

當其在朝苟可以借資何不用也顧人爭炙熱君獨
次且顯者之門當其在野苟可以明得意何不爲也
顧人爭以聲色爲娛君獨栖栖于山水之樂與鄉人
俱一張一弛即有横逆一龍一蛇且也貴不待公車
富不待壟斷佚不待老安不待遺即不佞斬然衰服
之間非斯人之銘而誰銘也銘曰商山紫芝饜黄綺
矣亦越海陽季君起矣載筆禁中餘二紀矣翻然遺
榮如敝蹝矣巖栖川游安故里矣冠山被澤麗不侈
矣辟立千仞儼神皐矣鴛鸞皆集九苞矣菟裘終
老樂以敖矣胡然而逝秩天哉矣原有吉壤神所勞

矣同歸九地求其曹矣廣輪馬鬣藏烏號矣亭亭松
檟象崇高矣

明故奉訓大夫雲南鹽課提舉章岐汪次君墓
志銘

次君吾宗也王祖起登源其後避地新建唐中葉思
立公自新建徙歙盖歙別祖云自別祖以還十世丘
墓具在近屬十六族猶合籍而世守之次君出章岐
則十六之一也父處士郁以什一承家屬長君鏢當
戶命次君鏜季君鐸其必以儒術亢吾宗於是仲季
並以諸生策名太學大司成校學士獨多次君于時
丁少宰士美周納言詩先後肩隨次君舍上舍屢舉
于鄉卒不利遂謁主爵則以次君出留都司北城次
君材故高以武健著摘發姦伏數十百衆市獄稱平
三載最程書封父處士如秩毋胡暨妻李皆孺人尋
以別駕佐楚雄攝郡事會督學使者行郡請以逢掖
衣諸夷鄉學者使習爲儒使者則以名嚭不可以假
人持之力次公謂夷而進於中國如之何其以逢衣
惜哉遂籍諸少稱化夷生絜爲功令會歲惡次君令
民移糴境内外饑而不傷北勝州馬賴二司有違言
當道不能平其議次君受檄以單騎往兩言而質成

所部益善次君遣之督歲輸上各部尋奉　命提舉
白鹽井次君固辭所部程督次君期必往次長沙病
作從郡中投檄乞骸骨歸辛巳仲秋次君即世年五
十有六往余佐邦政次君始覿余省中余謂諸貴郎
猶腹背毛次君則六翮也漢諸有名卿士率用貲起
舉世豈無張廷尉司馬長卿等邪乃今非造士不歷
階非進士不推轂藉令張廷尉司馬長卿在寧不陸
沉次君以彼其材所至輒効幸而遇合庶幾足爲名
高乃今相守土歷大夫則亦國士之選也次君已矣
季君守方伯從事鄉用方新命曰亢宗處士非虛語
矣次君有子七人長守愚次守魯皆入太學次守質
次守直次守重次守冲次守素長者三子皆出孺人
繼室以江其四其五皆其出也側室以方其六七皆
其出也孺人舉女一適太學生吳一新則吾內子諸
孫其婚媾若孫曾狀備矣銘曰吾鄉文獻國也其次
以賈代農藉第爲良農良農安足爲也藉第爲良賈
良賈安足爲也次君以儒術起則良於儒由司城而
進司計恪守官常則良於仕季氏從兄而仕亦晉之
良凡是皆吾宗之良也顧天假次君以材而當世限
次君以格則人也非天也要以既歷五品而病既踰

五十而終司命爲之謂之何耳吾乃今而知天也非人也嗟乎金雞之丘鼻如也睪如也次君息焉灑如也子孫保之林林如也森森如也其斯爲安居也與

脩職佐郎國子監助教崑麓先生吳公墓志銘

自昔先民所稱不朽率先功德而後言近世有事于立言則又尚辭章而卑經藝無論先王之道具在遺經即當世設科由此其選顧重而習矣曰首紛如以此思難難可知已自王文恪公起震澤赤幟在吳嘉靖中毗陵唐太史薛督學丹陽姜司成最著三君子及門高第咸首吳宗高宗高名欽毗陵人學士所稱

崑麓先生是也其先世自無錫起家武進宗高貫丹陽籍受博士詩丙午賓興余幸附宗高同籍堵觀者喁喁相慶也主司業已得崑麓先生既與計偕不得志歸不就舍金山乃胠篋繙書徧讀之將由博而反約兼總六籍條貫諸儒務在觀其會通以求典要既就平陵講業杜孝廉偉徐孝廉常吉張太守祥爲並以名家善先生先生目攝當世多游言文將滅質即其辭黼黻其旨謂何乃哀諸博士家言擇其雅馴雋永足術者雖窮奇正之變要皆質有其文言必中倫聲必中律括中命周折中規矩進退抑揚疾徐行

止中鑾和既得若干篇悉爲之標指要妙命曰正脉都人士奉若功令莫不人人誦法之則皆曰文一變而斌斌先生天下士也顧自丁未迄于辛未九詔南宮癸丑居父處士大倫喪乙丑居繼母徐喪皆弗預丙辰以失卷辛未以疾罷弗終壬戌坐損京兆授繻鶚禮部距弗收已未以條旨傷時棄弗錄餘三上三黜皆不見知其在丙辰吳太史既得詩書七義計且褒然首舉間以觀董中允則又極口交譽之翹足以待申驅卒不至既畢事而得先生失卷狀相與長太息者三公文固奇命亦奇矣及辛未陀於疾則決筮

而謁天官主爵謂先生第加三年而借一所不富者非年力也願少留拊身謝曰聖莫如仲尼七十二干而卒不遇欲何人也寧詎能必什全主爵頷之乃攝長垣教諭所部幸先生至若從薈蔚而得鵷雛乃檄列郡聚生徒授室元城書院列郡生徒麇至北面而事先生先生故嘗築書院毗陵從郡大夫若諸文學弟子相與譚名理原道德既至進多士而誓之則舉毗陵之業程督進脩舉平陵之業程督講習于時甸服胥在首善士習一新故事由計偕而出就文學率胥後舉乃徙官屬部使者遞言長垣文學良章累上

未及期而遷國子監助教遂入　朝人言先生九試而守文學則已淹不三年而得國子先生則已速天畀先生鉅矣乃終尼公車邪既入成均諸胄子自以爲得先生晚大司成王公居函丈事事倚辦先生于時孤佐邦政嘗推轂諸公卿間諸公卿故多先生直待次冠惠文衣繡耳適掾有倪典簿而欲攝其事者大司成不屬掾而屬先生先生舉簿正而畫一之歲費省者半羨者半于是代去者及代者甚先生之暴既往而杜方來也嘖有後言用事者故知先生先生恥借資疏用事者及二憾作遂出先生判汀州先生笑曰乃公歸矣即不爲路馬無寧爲輈下駒唯是諸子姓待吾居庭佔俾足以當升歌載筆摛辭足以當文繡推者推輓者輓于者于喁者喁視君子之三樂有加惡能圉無告于桁楊日催科對簿爲也嗟乎先生阨矣顧舉五男子具文武才長之鵬理衡州舉丁丑進士次之美以諸生高等貢澤宮次之鵠由鎮江衛起家以都指揮提調寬佃峪次之珍補郡諸生次之龍舉庚辰進士薦紳咏注濟濟在庭孫子十有四人脩其世業綦隆昌阜先生且親見之視彼不于其身于其子孫亦徑庭矣概諸不朽夫非立言之上務

乎哉而張太守狀先生惜其德具而功未建也先生年十二執毋蔣喪如成人父蒙内難歷年久不得平先生自量力莫能伸獨奮厲而大吾門屈以不戰比年言及父難猶泣霑襟叔弟崖故不馴父執而坐之園土先生彊諫不可乃陰抵士師舍崖父聞而笞先生罷崖勿問少弟岑得過鄉黨繫有司先生赴岑如赴崖岑亦得免及先生休田里伯兄巖季弟崟在焉伯病脾且老相持泣下已即怡怡相驩當席必季與俱然後脩爵居常睦周親喜賓客有過必諭于道有謀必衷即憾者有急必赴之無宿怨生平大有造門下士未嘗自功越孝廉鄒炫客死江陰無能殯先生方乘舟而北且上太常聞而旋舟爲之殯而歸其櫬此其於人倫厚矣不亦愷愷乎君子哉歸而築舍城隅署其菴曰未了客叩其義先生不言即諸子承家而代有終先生竟不易竊以先生魁然脩偉元服徑尺有奇其氣凌雲非直取給鉛槧雅言丈夫誠得志必擁材官十萬橫行匈奴中焚老上封狼居胥而還無事毛錐子矣藉第令遇合功豈出詩書下邪長君又言王父難未紓家不造會歲惡家人摘蔬雜糈爲糜府君目讀而口啜之不知其糜又惡知其糝也既

家食日焚香坐小齋中貯古圖書客至時一寓目乘興則操舟負杖相與適莽蒼之野臨清泠之淵僊乎天游於世無涉及諸子遞進望門者咸以爲華府君獨戒持盈慄慄然意下夫人不隕穫則兌詘去府君不既千里乎歲庚辰先生病眩病幾殆夢駕而謁王居主者避席謝曰車徒未具故未敢速先生先生何徑至也于時祖禰咸在白主者歸先生胥命曰汝幸而歸亟須畢吾儕事入門輒呼豎子具赤牘謝主者附車徒還家人不知謂何佯應曰諾既則霍然病已問家人狀曰夢邪遂起坐匡牀書二語牖上六辰以外皆餘日一病之間是幻身問疾者咸色喜慰先生先生謝勿喜乃聚茲芻爲先世脩佛事如地下言亡何病復作先生歎曰吾春秋六十四吾父止於斯吾兄止于斯吾今及矣且祖禰之言在耳吾殆將終九日具章服升堂召諸子婦若諸孫以次拜堂下各受面命命人人殊尋徧集諸知交執手永訣既入室語蔣孺人及諸子侍側者曰吾少負不羈即燕游多出入志者直書之則絞不則從吏異日者樹吾墓慎勿乞銘則吾志也越十月二十八日正考終暮而小祥長君仲君自喪次來謁謂孤學禮而得禮意將徵

銘如治命何孤應曰有大事則禮然寧舍治命而從禮又朞而大祥至矣則長君具狀申之以少君會孤病毀且深力疾從事即片言無敢溢美庶無傷厥考心銘曰翽翽來儀胡不千仞七發不揚卑栖已甚九苞丹穴比翼高翔我躬既閱奕世其昌公戒勿銘矯誣多損直我朱絲毋庸華衮

明故太學生潘次君暨配王氏合葬墓志銘

余習諸潘盖自潘汀州同學始次則以稱詩習仲子緯次則以博古習伯子京南次君之喪長君侃爲狀即汀州也吾宗太守伊爲志爲銘其有未備則京南述之未祔也及王毋以節終將祔矣于是太守子文學學孔爲傳其有未備則緯狀之法得並志並銘則以屬余不佞次君之墓木拱矣余故未習次君而汀州爲次君伯兄京南爲次君胄子緯則諸從子太守父子則婚姻也知生可以知死即不佞何辭志曰於乎枌林之陽爲潘次君王毋合葬墓也次君名仕字惟信歙巖鎮人處士增壽中子幼穎敏日覆誦章句數千言時游市中觀當局者博奕輒賛局旁決勝皆出奇比從塾師工書數處士故服賈晚歲倦游長君業以經術傾諸生季君傑始鞶革念無可受賈者意

屬次君顧復奇次君材猶豫未發次君先意將順力請行當是時次君年十四父黨目相語也彼其童而角邪及次君趨時居息握筭短長即諸良賈爭自下先是處士賈昌江居陶器分道並出南售浙江北售鑾江次君以三江相距各千里而遥左右狼顧懼不相及非筴也鑾江爲江淮都會當舟車水陸之衝其併浙江歸鑾江於筴便既又以古之貨殖者必因天時乘地利務轉轂與時逐毋繫一隅於是以鹽筴賈江淮貲劑賈建業粟賈越布賈吳方其蚤計人不及知往往筴其必敗卒之贏得過當皆自以爲不如始

澤富王氏以孝女聞父曰仁賜毋吳病甚女刲股進之既以毀瘠居吳喪事後毋張猶事吳也張故嗃嗃卒化而爲慈父以孝益珍之即名家子非材不字及處士以次君請乃歸次君次君倜儻有國士風王毋故恂恂寡言笑次君獨莊王毋毋亦嚴事次君次君嘗從老父受禁方卜生死皆奇中處士寢疾王毋傴立櫺楹下調湯藥必躬家人謂處士故康彊直霜露疾耳次君謂否大以爲憂處士尋倍次君次君以善喪誦閭里喪畢輒白長君往仕廢儒而賈慎毋傷考氏心乃今藉考氏之靈賈有成業仕將舍賈而歸儒

也長君曰善則從胡先生受尚書及其治博士家言不出戶而合轍游學於越會少師徐相公視學嚴陵遂挾筴而干少師補建德學官弟子尋應　詔例入南雍則以請業得當大司成倫白山先生以請益得當主爵顧豫齋先生以請事得當納言馬西玄先生一時有名公卿莫不折節盖車闐巷屨闐門矣初次君藉胤嘗篚百金得妾錢塘載而西歸藉猶故也比上太學鮑母命王母與俱王母謝曰婦安能獨倍姑請留養母曰吾爲吾兒宗祀計耳往哉王母乃笄陳姚以媵次君請留益力會善相人者游媼入梱內目王母言孺人法當舉一男然在他郡姑意乃決卒遣偕行道出錢塘妾父周椿力疾逆女牽衣相嚮哭次君聞而哀之吾聞親以及親子以及子如之何妾他人子而絕他人父邪遂遣妾同父歸不問故篚椿德次君甚旦暮籲天祝曰高祺有靈願報次君以玄鳥亦越暮月京南生人以爲徵應之符天道不爽矣歸而鮑母病王母從諸姒服事益虔諸姒謂一兒始孩哺哺乳下吾儕侍疾幸有餘力母已太勞王母謝曰不淑安敢以兒故後姑姑不可再次君喪妣如喪考閭里無間于嚮者言既禫次君猶服故業諸外賈用

事者咸逆次君質成比戒行勝人妊且彌月王毋則以若而人將就館願名其子而後行次君咲曰鼎既顛豈暇告家大人而後出否遂命駕王毋乃舉齊南昌江巧敗者卒以下齊雜良金次君至則治牛酒會諸賢豪與之約自今以往毋雜下齊以厲陶衆服盟言乃黜下齊旅舍故窪下中夜水大至衆譁而急登樓旋没梯衆無所出次君編戶爲筏畢濟之歲既侵諸陶家傭而掠食居民聚族爲禦率相格鬬而啓兵端次君脫身間道歸貸毋錢數千緡無所問尋襍千金授用事者陰戒之曰諸傭無它獨望屋糊其口耳有司之白挺在今散矣若往而覘之彼散則進彼聚則退幸而得達則召諸貸者俱來能償則緩爲之期不能則焚其券諸以陶器售者無良苦悉居之後三日復遣人齎千金授嚮者戒又三日次君親行諸失業者甸匐而歸既得次君寛責即有餘器爭售次君陶室畢空諸賈皆後至頊之易罷者四集悉抵次君次君辨給之其利三倍既以不貲起富則割其羨散諸疏屬貧交或有未周則王毋爲之慫恿次君故任俠疇昔鬻産者有後言次君怒而宣言士師不避不逞王毋從容諫曰使君饜士師以坐不逞必捐吾金

無寧捐是以饜彼其心脩德賢於脩怨次君曰善乃罷違言次君病痁已復病膌性故懁急病燥愈苛督過諸御人不少貸王母服事惟謹獨以身當諸御人次君雅自負禁方多所生活揚揚意得吾命在長桑君及病相仍自察將不治乃屏醫藥戒宗祝無有所祈王母求療百端懸重格以購良藥群醫麋至客視疾者趾相錯于塗無晝夜內外應之視聽幾廢及病革母先閉戶自經所親跡之得不死次君伏簀稽首以請惟是藐諸孤在焉誠能樹嫡若庶奉吾烝嘗異日者嫡從國子受吾儒庶從日中受吾賈子之生猶

吾生也言訖而瞑王母誓不獨生呼天而號遞號遞絕其黨盈庭彊諫距弗聞王母推諸從姒賢獨多方母徐母兩人者皆嫠也幽居而絕問遺即門內親母相聞獨通王母會事急則相與籌吾兩人者不一行大事去矣乃赴王母申次君伏簀之言仲姒輕一死以蔑二孤其何以面叔地下王母恍然自失瞿然自傷張目相顧曰果若母言吾身非溝瀆有也彊起而治喪事猶終日哭哭必呼天夢神人言而慎毋瀆天聽天胙而子矣豈夢夢邪毋著之心哭少輟毋既當戶凡中外出內悉析秋毫斬焉謦欬不外聞僮僕不

內役或瘳其耳目所不及卒無逃孳孳務保遺孤予之衣大布而飯脫粟及遇庶子或寬假衣食視嫡有加始京南受業里塾中業日益諸生甚其敏羣起而擠京南師右諸生京南不能下輒厲聲曰師猶父兄也視弟子鈞耳柰何以他人父兄故高其手邪遂負笈歸白毋狀毋杖京南庭下數之曰爾以卵而懟太山殈且不恤有如一朝之忿及而親矣毋子持杖皆慟乃許自新猶遣人致語塾師此吾驕孤子過也自今第嚴要束毋取苟容塾師退語諸生吾甚慙于王毋京南既從永昌受室毋命省舅留都永昌用次公遺言推轂京南列函丈既聞毋不懌棄繻趣歸毋呫呫喜曰未亡人倍夫君視子爲命吾子寧爲徐庶無寧爲王陵今得歸幸甚毋既考居室更築一室潛虯山之陽命京南廣購遺書擇交而修業諸客以講業至毋躬刀匕爲客羞不者遂戶不與通室中無狎客之跡矣京南息子二長之屏次之翰長者籍縣諸生毋謂家世業舉子而不終其將待吾孫而卒業第延明師授之室庶幾有興京南唯唯郡大夫修郡志鄉人將以潘氏四節聞四節者若徐若方若徐之從婦羅從王毋而四也或以告毋毋憮然而語京南幸謝

鄉人即不沒諸毋足矣未亡人恨相從晚也何志爲
澤富翁季年有子六人無以爲養毋幸家大人在養
之家同毋弟二人異毋弟四人睠焉一視諸弟亦毋
事姊脫有過無令姊知仲子緯又言緯客相門曳故
裾而反里人目攝緯以爲過激毋不其然且語京南
國士當如此矣庚辰秋九月毋以天年終其生與次
公同其年已巳次公年三十六終于甲辰王毋倍之
蓋七十二死生之歲並在龍蛇即脩短不齊相見黃
泉無遺憾矣齊南婚毋黨得于如京南適庶息女各
二人其婚媾皆閭右子不具載銘曰具曰予才疇裕不
設具曰予良疇曰不涅胡然才也出賈入儒胡然良
也矢欤立孤士也持彊張弓而櫝女也守雌翼子而
伏鴟夷有庸寡鵠有終是曰嘉耦終吉同宮

太函集卷之五十一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七首

明故贈文林郎歙縣知縣東泉陳公暨贈孺人林氏合葬墓志銘

鄞之陳出太丘後世家馬湖里孝弟力田至處士益就室郡中遂徙居郡益生達達生武字克威即贈歙大夫也郡長者林翁有女而淑女贈大夫爲孺人贈大夫故業儒孺人居子舍任勇姑養薦衣上食必躬親之贈大夫弱冠而孤叔季猶孺子也贈大夫以伯

兄當室不問家孺人拮据而代有終率以丘嫂授叔季室既又身帥諸姒奉其姑姑病癰中毒鯁塞非吮不治孺人親爲姑吮卒出其鯁而瘳居三年姑病甚執孺人手而謝曰昔唐夫人乳孤獨以孝而昌後世吮癰難矣何論唐夫人藉令異日者吾爲而婦固不足以荅而恩吾將從之皇天后土願昌而祚以大而門庶幾乎報矣先是孺人不宜子明年令君生孺人業已心奇之其殆感應之符也贈大夫既以家督而釋故業將去而爲千里游孺人遂言曰吳越之門不儒則賈賈者因什一以糊其口賈無辠游君誠能以

賈游請具資斧乃脫簪珥佐贈大夫游於是遡江淮入燕代徧歷方國各以其地之宜齎用浸饒遊道廣矣既倦游而歸海上日治具爲樂仙仙乎若蹴方丈而登蓬萊居常雖託之賈餘務及人之緩急脫或貸者將有負也第爲勿籍也者而待之孺人左右贈大夫務廣德意首近屬及周親次顛連次窮乏暑則設漿以飲行者祁寒雨雪則登樓四望突無烟者閔焉而歎曰嗟夫闔戶且僵矣計口而遺之粟或餉之糜大者除道梁津小者挈餅歸豆終其身無德色于于如也贈大夫故伉直面折違言無所容孺人則逡逡

下人無所失既遣令君受博士易庭内外終不以慈
廢嚴甲子令君與計偕孺人欣欣有喜色曰姑言在
耳吾志之不忘乃今讐矣甲戌令君凡四上南宫會
孺人病疸請留侍孺人歎曰嘻非而王毋之靈不及
此即他日可博一第豈若吾身親見之吾將繫此以
爲安毋吾以也令君彊就道孺人病革而殊亟呼兒
安在兒他日不難一第乃今日吾難一訣耳令君甫
畢試而凶問至匍匐而奔既從贈大夫聞孺人易簀
之言一哭幾絶贈大夫股枕令君首而命之曰孺子
毋慟而毋受顧命於而王毋日幾幾望而成名而其
殆將瞑毋九原胥後舉越三年丁丑令君舉進士令
萬安歸奉贈大夫行安車駕矣贈大夫猶纓而語脫
令而翁徇而五斗以往寧詎能釋諸負勿收邪令君
曲踞曰大人故務樹德以遺後之人即釋負亦大人
志也贈大夫正色曰與吾樹丘里之德其能濟者幾
何而果能德百里而遍種之其濟衆矣令君退贈大
夫私語御者曰如孺子言必將以薄斂得民吾且覘
孺子往也就舍僅旬日贈大夫以天年終令君皇皇
而深自責疇昔孤以毋命出不逮毋氏喪乃今奉大
人行則孤任其咎無死所矣贈大夫瞠目而視曰毋

慟兒有美錦而製不終則吾以也自今可以畢力事
君矣勉之哉孺人生弘治甲子歿萬曆癸酉春秋七
十贈大夫生正德丙寅歿萬曆戊寅春秋七十有三
既終喪吾歙以境內累令君矣所部最令君十餘牘
乃上程書　勑贈父文林郎歙縣知縣暨母孺人
言孺人以孝著慈大有造于陳章章矣贈大夫汪洋
自恣坐享其成夫乾知始而坤作成天地之道也維
天穆穆美利利天下而不言如其可與言則呫呫近
利耳萬物之生坤爲政乃順承天得主而有常母道
也爲衆父父其唯贈大夫孺人則猶衆人母也母之
聖善者也育而鞠矣食而教矣令君卒服是以爲民
父母此有由本與贈大夫嫡子九官即令君也納莊
氏婦封孺人庶子九思出爲叔後息女一歸項洪長
孫瑞雲籍縣諸生次瑞霖籍胄子室毛若唐皆儒門
女孫女歸太學生李德遠曾孫紹科字聞氏爲太宰
莊簡公玄孫不佞屏居太函去縣三百步而近令君
過不佞申命者三孤倍先考者七年倍先妣者加四
年矣徒以堪輿之卜未協窀窆之事未襄孤之罪也
乃今卜兆桃源之鄉幸而習吉重以　譽命適至有
事燔黃將立石墓門以希不朽願司馬爲枯骨地肉

而生之夫四明作者如林不佞將避三舍何以故語
鑄于粤語鑪于秦難乎其爲鑄也鑪也故古之祭海
者必先于河盖重本也今茲之命則吾父母命也今
茲之事則其父母事也即不佞無能爲役其何敢辭
于是右爲志左爲銘以納諸坎銘曰翁燔券媼唶癉
寧于其子不于其躬其施罔極其報無窮絲綸伊下
堂斧始封嵎夷之略赤水之東於乎其斯爲翁媼之
幽宮

勅封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顧公配累封孺
人周氏合葬墓志銘

上命監察御史鈐按粤西歲巳卯當論士御史甫畢
事尋奔父喪盖封御史公以天年終春秋八十有二
既奉大事葬龍山之陽則方伯陳公志之矣越壬午
封孺人周亦弃棄捐其生少公一年年八十有四於
法得祔祔且有期御史泝新安江徒跣而及余舍惟
茲合葬如周禮願爲考妣徽惠於九原孺人狀出徐
茂吳併以授不佞夫方伯吾縣大夫也不佞故以父
毋事之茂吳以論著嗚盖盖不佞所急且不佞習知御
史長者寧詎能辭顧之先自平湖徙仁和隸省會周
望鹽官久矣二姓並以閥右聞顧處士郝室葉周處

士桂室朱故以慶弔遍家不啻肺腑一日朱就葉爲
壽與息女俱女生四年嫻內則若天性葉私語處士
周姒信能毋全矣女也良顧以棄言質周周敬諾君
願得吾女爲嫂也婦吾亦願得嫂爲女也姑且君之
子良吾何幸而壻君之子孺人年十六歸于公處士
嗃嗃居家操下急葉引身務承順公負俶儻不問家
則以家秉任孺人胼胝百端務勝任公以病視
廢儒術治法家言輒以掾辟有司文無害客曰與使
公爲掾無寧爲儒公謝曰固然人顧卒業何如耳三
代而下終不以刀筆敗蕭曹即公自託于刑書一切
屏苞苴絕徑竇居常崇儒任俠從長者游客至必盡
驩率倚辦於中饋孺人悉心計時時以詘爲贏舅姑
庋閣靡不具時而留客命酒則酒命飧則飧輳進秩如初筵亡不應聲辨給久之游道益廣
得內助者居多孺人息子三公程材而授之業伯銘
仲鈐治博士易季鎛世其業治刑名公以期至當除
得龍谿尉先部使者行縣逮豪大家踞而負嵎吏莫
能捕乃下尉尉跡豪大家方向面縛致之部使者多
尉能安得若而人徧置列邑足境內事矣居喪服闋
補觀城觀城剽騎橫行蓋盜藪也尉至輒上便事嚴

譏察務完聚以備非常巨寇師尚詔突山東列邑多
殘破獨以觀城有備非常之所部偏尉功上之執秩遂
進清流簿復入閩閩以苦寇徵兵閭伍交相病不譟
則匿簿至則爲之經次舍計程期某地當炊某地當
宿躬視民居廣狹部署可容若干人則書其數而揭
之門計口而授之餉令居民先炊以待令彼望屋可
傳餐主兵吏至則以上賓之禮禮之先揭督府軍律
於通衢申約束戒勿擾于是市肆不易兵至如歸公
歷簿尉皆下僚邑中惟簿尉焉依不知有令然簿尉
什九居外不少休孺人遘相從持刀鑰惟謹壬戌簿
當入計而仲子舉辛酉鄉
游謝簿語仲子曰而翁三仕而僅得一命猶局趣若
轅下駒如使而翁事道邪事道安可行也如使而翁
爲貧則孺子在而翁且老無患貧矣仲子唯唯歲星
周矣仲子猶滯公車則以父母春秋高無寧希儻來
而終不逮遂就通州學正尋令贛榆居三年課上上
得封父母視贛榆會缺宰政憲臣　召贛榆爲福建道監
察御史尋以　覃恩得請進親衛如御史衛先是伯
氏貢澤宮仲奉徵書覲省季受祁門尉會公及孺人
始及耄年乃帥諸婦遘上艱子姓具在公宣言曰吾

由一掾起不家食者十二年即任職畀畀不失爲清白吏爾曹發踵有餘地宜必軌于周行藉令一失足而自塗雖千里無爲也孺人則曰而家世食舊而已故未有聞迄而翁始諟聞吾兩人竝登大耋躬承章服二三子皆冕衣裳乃今中外總總林林食指累百庶幾乎盛矣斯時也殆將日中愛日者其有憂乎昃幾及也越二年而公見倍孺人哭之盡哀踰年而伯氏繼之其哀滋甚又踰年而孺人即世壹如成言何見之蚤也嗟乎舉世故多智豈鮮匹夫匹婦能哉能者不必皆賢賢者不必皆老即偕老不必多賢子孫得全全昌則公若孺人事也則其能則外宜民內宜家矣則其賢則勞而謙食而教矣問其年則常珍具矣問其姓則男教脩矣顧仲氏之顯親者未艾而諸孫之繩祖者武相及也合葬兆吉法宜有銘銘曰士也五車伊惟三尺榆枋奮飛鴻漸比翼翩翩其曹拮据爾室宜爾多男亦越三索季孟川流仲氏淵塞繡斧桓桓　譽命申錫惠文有冠象服有翟黃髮告終歸于壽域龍山一抔豐碑七尺誰其銘之侍中執戟南石孫處士墓志銘

海陽多上賈艷草市諸孫諸孫比屋素封艷處士從

理處士父曰玄積受賈而饒嫡毋程孺人不宜子如
孺人者舉處士爲畢氏姬處士顧獨依程程視之不
啻已出及程有子處士則以身下之由是益得程歡
心孺子不吾負矣父命伯受經而仲當戶各因其材
無何仲即世父庚命處士釋儒代賈惡能廢百而舉
一邪處士對曰文緯懼不共敢不惟命處士即次雪
上脩故業而息之什一取贏矜取予必以道以質及
門者踵相及趨之也如從流慎擇掌計若干曹分部
而治良者歲受五秉次者三之又次者二之歲會則
析數歲之贏增置一部遞更數歲又復遞增凡百以

貲劑起家宜莫如處士顧躬纖儉以率徒屬無所芬
華則以學儒不成惟好儒爲汲汲所至折節縫掖尤
加意纊諸懸鶉里族故殷殷不無贏詘處士壹以禮
讓爲政疏戚無間言時通有無無良者或負處士藉
第令再至處士猶然辨應之近屬其子甲貸二千緡
負十年不責終其身不見德遇之不衰族競不貲舍
旁地賈什倍售者爭赴處士無他腸嘗入一赫蹏賈
踰萬即郡中諸許史未之前聞乃今獨於草市三見
之此其一也諸徒屬服要束各起千金亡不人人德
處士處士日討而訓之諸君勉矣毋以盈害成處士

息子二明元明臣並入太學息女一字吾宗太學汪
宗舜未行而殤處士悉出所治裝歸之視宗舜賢於
甥視其繼室賢於女于時鄉曲誦義皆云處士得全
全昌寬則制節如禹急則赴義如驟除道於里置田
於祠率爲倡首即攻苦出於天性顧獨重購古書遺
墨寓目於千古之間客至則張具盡驩即至再三如
初禮處士故脩酒德終日飲而色益莊久客吳興嬰
末疾族醫以辛劑進浸至喪明無何即世益萬曆壬
午秋七月二十日也距生嘉靖丁亥春二月二十二
日凡春秋五十有六云處士受室于吳出長沙里明
元納汪氏婦舉孫應科應秋明臣故受盟少司徒程
公女未及字其後納吳氏婦出溪南應科受盟爲尚
書郎汪公甥孫女五長者歸程康功斐然良士也處
士與余嚴事宛陵丈人後汝德嫺於堪輿家言二子
將以是月旬有二日奉處士喪殯於里之卜弄園待
吉而葬於是介其姻氏抵余志之銘之自夫人之爲
厚利也者而賈道尊自夫人之爲名高也者而賈道
詘要之耐爲厚利必耐爲名高其尊也有常尊其詘
也不終詘矣如其挾厚利以市名高則呫呫自名不
足多也故必不爲名高也者乃其爲名高者也處士

之所術者本業耳果爲厚利乎哉富而好行其德果爲名高乎哉彼且不爲厚利而利故厚不爲名高而名故高即尊者無所庸其尊詘者無所庸其詘矣其斯處士事也余爲之銘銘曰孫之初伯東吳緊景冑執金吾睠西略徙新都里瑤源隣蜃湖承奕葉得良夫賈具區師陶朱翼而趨趨親吾儒周澤紆義問敷艾如耆中道殂慕有烏挾二雛奉丹旐歸黃壚掩廣輪封上腴跨海隅凌方壺考九地須連城踰伊特書外史狐

海陽處士金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銘

新都三賈一儒要之文獻國也夫賈爲厚利儒爲名高夫人畢事儒不效則弛儒而張賈既則身饗其利矣及爲子孫計寧弛賈而張儒一弛一張迭相爲用不萬鍾則千駟猶之轉轂相巡豈其單厚然乎哉擇術審矣海陽故多大賈宜無如邑中金氏良故處士象舉丈夫子三仲曰赦仲少事儒而父賈也父喜結客齎用不餙亡何賈浸下及仲有室則自戴來歸戴嫺于內則諸篇握長箅始仲事佔俾相以鷄鳴居頃之既悉中外情狀從容就仲語君固當儒第舅年數日侵游道日廣即操利權如箕斂將不勝勞竊爲君

筴之宜以身佚舅老顧日幾幾必儻來者爲顯親地不已疏乎仲謝曰子其先得我心吾將從子決筴矣戴乃脫裝具資斧仲從父賈淮海起盂城父授之成賈駸駸起及父客死仲持父喪歸喪畢而就盂城力脩故業居常以然諾取重族類歸心積二十年業大起居人時有緩急仲辨應之力鮮則棄其贏力窮則蠲其租焚其券有司有大役仲首上百金負郭有津病涉久矣仲爲梁二迄今濟之所部聲義表閭下章服如令甲仲拜而受之笥歲一葛一褐如初戴再索皆男外傅並以爲敏戴從容語仲君故事儒藉宗廟之靈從舅賈而起富乃今所不足者非刀布也二子能受經矣幸畢君志而歸儒仲謝曰子先得我心亦將從子決筴矣於是遣二子入太學受博士詩仲閔伯兄蚤亡一孤藐焉未立視之與二子等孤亦克家歲乙卯仲考終二子自太學奔喪歸葬時春秋五十有八耳戴故習書計部署中外出入悉手籍之仲起家則梱以內多助矣至是持家秉呼二子前命長子曰茂爾當室第卒業子舍中命次子曰芝爾攝賈而儒毋隊世業往余見客則二子從余游戊辰金毋稱老諸學士乞余言爲毋壽故余聞毋爲詳毋始待年

會其毋朱病殆夜叩北斗請以身代齋蔬三年得全
全昌本于孝矣戊寅大耋則余所善者直指君壽之
亦祖余言獨以孝多毋又四年而毋棄棓棬矣蓋壬
午正月生明伯子茂以孝養聞迄今不輟業篋書累
數千卷工聲詩先是七年次子芑卒家婦汪介婦范
二孫曰詔曰誥曾孫五人里俗以藁葬因循卒緩窀
窆茂獨負俗而遵古十兆東郭之陽癸未冬十月辛
酉奉考妣喪合葬之其兆吉余既禫而從茂請右爲
志左爲銘銘曰仲也豐下嗛嗛鐘聲素封采食人貌
榮名厥有徵音求良于孝妻則代終毋氏司教三十
年所鴻逝光留迄于黃髮偕老首丘東郭之陽爾兆
爾宅于萬斯年昌阜無斁

明故明威將軍新安衛指揮僉事衡山程季公
墓志銘

司馬法材官自千戶而上置指揮則古萬戶侯也程
季公奉　詔例貲拜新安衛指揮僉事萬戶故亦稱萬
戶公公世家歙長原其始還則自宋祖時雍始公父
曰有華毋曰鄭三索而生澧是爲萬戶公公生而幼
清故以肇華見重能言而孤毋矢言曰未亡人惟是
藐諸孤緩須臾無敢亦惟是叔子庶幾不失丞嘗異

日者從一而終吾其有辭于地下盖公夙以奇著莫不以季常目公從伯仲若季承鄭驩鄭獨安叔于鄭疾叔宵衣侍起居其後鄭以天年終公哭泣哀麻如禮既襄事乃嘆曰澧少孤不能事六籍毋在不能事四方乃今幸席故饒寧詘坐食舊德歉歲入不足以當什一其民什三本業什七化居吾其爲遠游乎乃東出吳會盡松江遵海走維揚北抵幽薊則以萬貨之情可得而觀矣吾其坐而筭之東吳饒木棉則用布維揚在天下之中則用鹽筭吾郡瘠薄則用子錢諸程聚族而從公惟公所決筭脫不給公復爲之通有無行之四十年諸程並以不貲起而公加故業數倍甲長原時邑中諸豪多用纖起雖富日夕若不謀公無所用纖獨以計然筭起富舉宗或以緩急來告公無所辭甚者捐百金不責其報即不報焚其券罷之程氏會食以時其指萬祠事獨闕計其費萬緡公首倡捐如干金徧贊諸宗各以其力來助舉宗響應不日祠成公率諸子定宗法行之至今爲楷里中故周道遇雨多窪公甃石平之亭其上他若槿以待耆家以待埋比閭誦義父矣居常歎曰澧故非薄爲儒親在儒無及矣藉能賈名而儒行賈何負于儒里有

違言得公一言而解即有不義憚公若士師不欲聞
郡大夫義萬戶公賓以鄉射歷三大夫皆首萬戶萬
戶爲一往其後謝罷郡大夫漕奈何以草莽臣拜
國典之再郡大夫美其質行載之郡乘萬曆丁丑九
月二十二日以疾終距生弘治辛酉二月十九日享
年七十有七恭人許生子男三長世采歷判平樂景
東二府事所至有聲娶汪氏次世杰次世業俱太學
生杰娶羅氏業娶吳氏女一適黃時芳早寡歷三十
餘年以完節終孫男十二人孫女七人婚嫁俱高門
不具載歲癸未十一月壬寅三子將奉萬戶喪葬紹

村其兆負巳抱亥法曰吉墓門之石則屬予志之銘
之萬戶諸子本中及予門數稱萬戶重然諾多識善
謀即諸父多賢宜不及此及覩胡直指君爲萬戶狀
與本中語合直指爲予所推轂其言可徵乃爲之銘
銘曰則爾良賈亦既深沉亢宗收族展也儒林則爾
蹶張亦既跗注擇地而趨以永終譽則爾儋爵金緋
在躬策名惇史合語瞽宗則爾阜昌昭茲來許司戶
元夫柏舟令女三祝履祥亦備五福得全全昌宜爾
戩穀紹村之陽惟爾歸藏司馬有辭書之玄堂

明故太學生吳用良墓志銘

舉世千金之子不囊括則暴施彼其世受不貲猶若
不足據金穴如食采日幾幾思所以附益之苟縮秋
毫不憚去人倫而干公議此囊括者之爲也抑或心
豢意汰必於其身親享之凡諸聲色之娛宮室車馬
之奉靡不周至甚者務昌被以明得意不憚僭擬王
公施斯暴矣暴則自盡囊則盡人此兩者皆咎也吾
郡中海陽多上賈其上上則商山諸吳吳仲子用良
名繼佐大父以季叔貴贈中書舍人父曰源授光祿
寺監事兩世以鉅萬傾縣出賈江淮吳越以鹽筴刀
布傾東南光祿丈夫子七人人若干萬矣用良庶

也范母子之伯兄廩諸生不遑受賈用良籍太學顧
不喜爲儒父將授以利權則又以善病謝不任久之
面目黧黑乃從方士學養生舍後治圃一區命曰玄
圃居常藝花卉樹竹箭畜魚鳥充牣其中每得拳石
巉巖蟠根詰屈不啻珊瑚木難主人黃冠而肅羽人
以爲上客既又巖栖白岳築斗室以當望仙時而出
王于是乎尸居此一息也其客虎林受一廛吳山下
竹石亭榭視玄圃有加則再息也廣陵故有別業後
于虎林蓋息趼者三復歸玄圃要之近者主減遠者
主盈減則新成盈則舊貫無暴施矣至其出入吳會

游諸名家購古圖畫尊彝一當意而賈什倍自言出百金而內千古直將與古爲徒何不用也居里中故多予凍餒予衣食病予藥殯予棺塗淖病行則甃石予衆野有弃女則予之糈而乳之里婦薦故家女梱內內之爲媵人用良女視之予之裝而嫁士族自言與今人處無寧離索以自封余小子席先世之遺息子未樹彼儻然者寄也囊括何爲孤故善中書君因習光祿兩君諸子事孤若父黨其家法則然用良三女則以中女字吾弟子無央德藏結其成矣用良期以癸未正月庚申改葬光祿中夜而起無疾暴終盖

春秋始彊與吾弟並生嘉靖癸卯嗚呼用良已矣有長者行固無年耶始死聞者皆出不虞號咷相問涕泣相視匍匐往哭無慮數十百人里人子披髮徒跣而來拊棺而慟門者弗察也詰其由里人子飲泣而言已復哽咽昔次公蹣跚出盖病瘍某騎無良遇之隘騎驚不馭啼次公于塗觸瘍而傷且流血某急扶次公起跪而受笞公徐徐曰吾無傷若無怖也某誓以身報次公固未得當公何往乎用良受室浯溪梱內肅肅懼將不祀稱未亡人就几而告用良立叔子之子明賡爲後叔子父事兄毋事仲嫂中外無間言

程毋顧之復之庶幾乎明賡能子矣將葬或進形家言程謝曰良人棄人間其魂魄當在玄圃且神得依爲上何論堪輿九月丙申帥明賡奉夫君喪葬玄圃於是家弟幸託肺腑爲之狀孤爲之志爲之銘銘曰誰謂爾詘福澤則贏誰謂爾羙侃嗣則屯程也代終賡也濟美奉爾烝嘗千祀伊始宜爾久視胡不永年偉哉委蛻玄圃僊僊

明故兵部武庫司郎中王大夫墓志銘

舉世多詭隨而後特立之士始著彼其詭隨者多遇合而後特立之士始無所容夫唯不容是爲特立予于王大夫徵之大夫勺年能屬文稍長褒然首博士弟子甲午舉楚明經高等迄今學春秋者率引大夫經術爲師顧數奇授趙州文學監大夫部使者率推轂文學凡八上書會新令諸文學勿復與計偕所部夙奇大夫乃破格得請既殿而索其卷執政愈益奇之亡何授翰林孔目視諸史氏猶幕也職在米鹽瑣瑣顧不得與諸史氏屬辭而大夫始與諸史氏屬辭同登壇坫尋進吏部司務事部尚書許文簡公故事司務嚴事諸曹郎部尚書雅重大夫夙夜與聞大議兩值上

計屏羔鴈毋及門諸曹郎故目攝大夫既則相視莫逆矣期至進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事部尚書歐陽文莊公公器大夫如文簡等大夫攝司事諸方士挾禱祠用事橫索不貲食邑者陶仲文鄉人也于時寵傾中外大夫面折仲文　天子明聖百倍輪臺有如一旦赫然而討五利文成君當錮而腰領矣陶聞而戢諸徒屬戒勿張柄臣子嬖一醫則抵部尚書予之職部尚書屬大夫草疏大夫爭之彊惟名器不可假人采安敢以柄臣子而干　國法部尚書議格柄臣子嗛之南粵臬使與大夫同里居遣蒼頭奴持賂賂當路私授記室去而之他比舍火毀垣笥窮而藏金出矣時臬使業已即世蒼頭奴先亡大夫輒舉故笥而歸其家不知所出既告之故卒歸之期至進兵部武庫司郎中盖與不佞同舍時倭虜交警諸曹集文武才大夫負直履方魁然角立所是則曹非之而卒是也所非則曹是之而卒非也時公宇就圮部尚書屬大夫疏請太僕金脩飾之既興工則同舍郎主出內適部鶴去而來集吉安聶公命建來鶴亭同舍郎順指而急亭工罷繕諸司闌出踰額諸司以爲討大夫目坐同舍郎楊襄毅公入部中器大夫如文莊等有

頃大夫奔喪歸同舍郎量移職方則貨柄臣子躐補
大夫缺遂及多口且謂其染指太僕金同舍郎即以
爲大夫擿發之中之蜚語丁巳大察罷大夫及同舍
郎先是不佞白之許恭襄公力持之不得殆亦棘膏
不可以方轉其斯有格于中乎竊惟大夫筮仕趙州
輒得監大夫部使者官吏部得文簡公官禮部得文
莊公官兵部得襄毅公恭襄公不爲不遇矣當其齒
諸史氏幸無求多齒天官諸曹郎幸卒見信叱左道
幸臣忤柄臣子可幸無罪及其以微罪去則出同舍
郎斯其故我不敢知莫非命也要以直已而不撓所

謂特立之士非邪其後十有五年不佞填楚則遣使
逆大夫麻城楚人陰聾重而抵大夫請爲間大夫謝
曰自開府入郢都未嘗有重客茲行也殆將以平生
而重僕僕柰何舉平生而棄之間者慙失言唯唯而
退其後八年已卯大夫以天年終年七十有二時遣
子兆雲入南成均就内史試獨孫陞受顧命諄諄無
啻先聲大夫先世出太原多聞者　國初始自武寧
徙楚世家會水灣故里人稱會川先　以素大父
閭舉弘治戊午丞常熟著廉平聲父　李氏大
夫婚彭氏勝徐氏是生兆雲兆雲受室陳太守陞受

室劉考功女一字方孫女一字劉端簡公次孫任子劉幼培大夫嘗撫宗人女一舅氏女一閔其孤而女之一女于趙一女于周則尤長者事也兆雲卜是歲八月十日奉大夫喪葬於會水祖塋之陽則自成均趨三山以窀穸之事請且曰先大夫命也逝將待命而封兆雲具六翮而圖南翩翩然垂天翼也不佞以父執而易其字曰啓夏字陞曰連允云銘曰曲士忞忞惟曲則全有道如矢大夫有焉相彼發軔公車弗宣古之遺直疇以周旋史局銓司南宮北鑰所至受知　主恩不薄同巢有鴰傷彼一啄匪斯人斯孽自天作尺長而短蠖屈而伸非此其身則其後人若堂若斧其坎廣輪大夫遺體其澤無垠

太函集卷第五十二